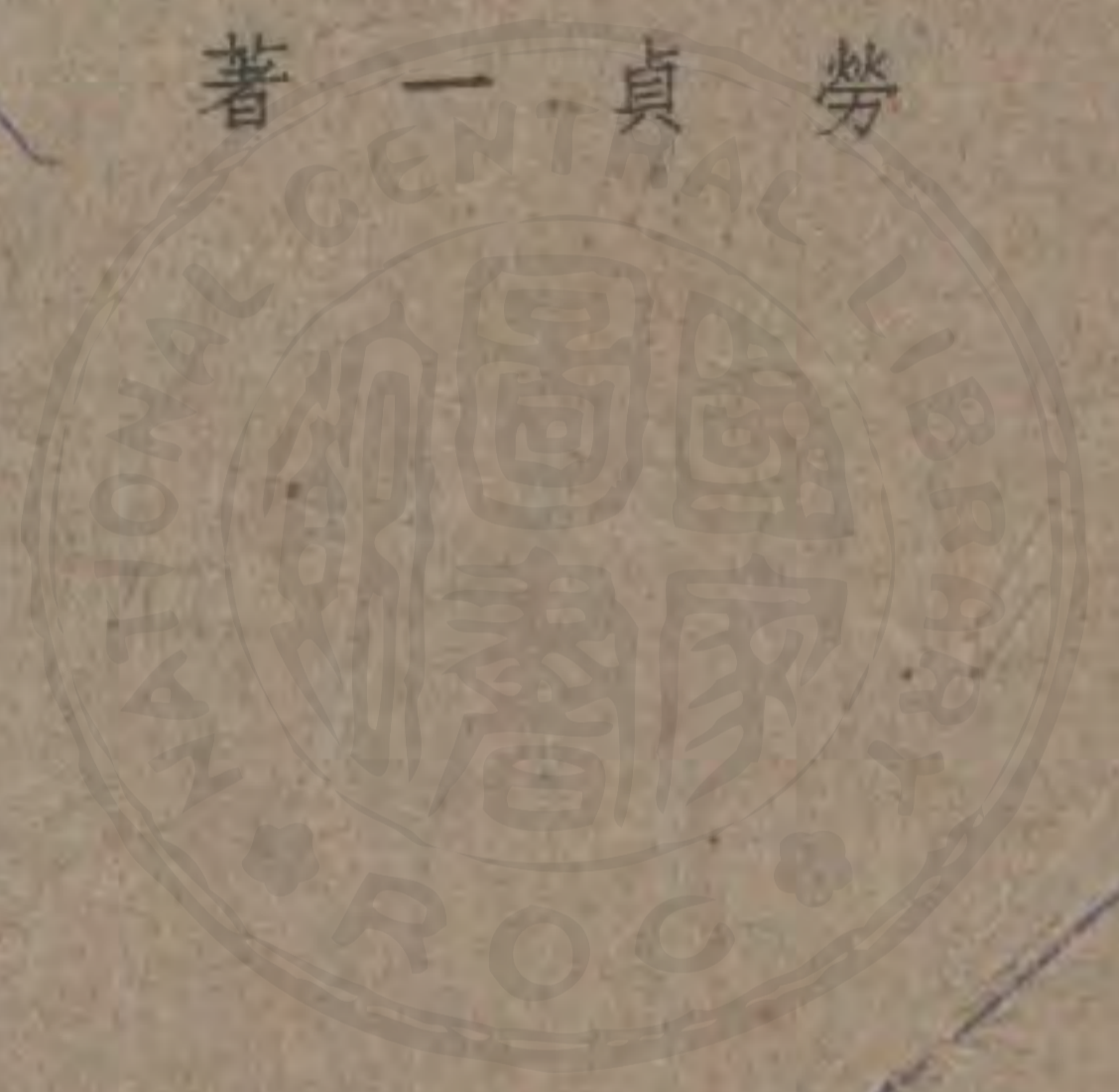


青 年 文 庫

秦 漢 史

勞 貞 一 著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印 行



青年文庫
勞貞一著

秦



漢

史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青 年 文 庫

主 編

程希孟

盧于道

杜佐周

朱伯康

吳恩裕

編 審 委 員

李季谷

沈剛伯

賀昌羣

鄧廣銘

繆鳳林

陳高傭

徐炳昶

傅斯年

錢 穆

顧頡剛

秦漢史目錄

| | | |
|-----|------------------|----|
| 第一章 | 秦的興亡 | 一 |
| 第二章 | 楚漢之際 | 一〇 |
| 第三章 | 從布衣天子到無爲而治 | 二〇 |
| 第四章 | 漢武帝的生平 | 二八 |
| 第五章 | 昭宣之治 | 四一 |
| 第六章 | 王莽的興起及其覆亡 | 四七 |
| 第七章 | 東漢的中興及明章時代的發展 | 六〇 |
| 第八章 | 外戚和宦官的消長及東漢西北的大事 | 七〇 |
| 第九章 | 季漢興亡 | 八〇 |
| 第十章 | 兩漢的學術信仰及物質生活 | 九四 |



秦漢史

第一章 秦的興亡

秦代這一個朝代，是中國大帝國建國的開始。在秦以前，例如已經確知大體狀況的商和周，以及不甚確知的夏，只是以一個氏族爲中心演成的王國，作成其他若干氏族共戴的天子。其間雖有許多演進，但總未達到郡縣國家的程度，郡縣的完成，要從秦算起。

中國的疆域東北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北盡恰克圖域和薩彥嶺，西包塔爾巴哈台山，阿拉套山，帕米爾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西南至中南半島北部，東南至海中，包括海南島和台灣，有一個天然國界。其中任何一部份倘若落到國家主權之外，不惟影響到邊界安全，而且要危及民族生存。這個疆域的大致範圍開始推進於秦，經漢、唐、元、明、清、幾朝的努力，才達到上述理想的界限。凡是一個中華民族的公民，應當努力保持，子子孫孫，永守勿失。

就文化的關係說，中國文化的中心區域是在以泰山爲圓心，在他的西、南、北、三面圍成半徑約四百公里的平原。在這一個區域的四周，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文化，而和這個區域連

繫着。尤其其他的西面，因為有黃河峽谷，開闢了東西交通的大道，所以對西的關係最繁。伊洛間平原便縮着交通的樞紐。

周人便是涇渭一帶游牧部族中的一種，子孫相繼，成爲嶠函以西的霸主，憑着新興的朝氣，一舉滅商。當時有一個東方嬴姓的部族，曾爲商人封在西方渭水上游的，歸周以後，他們的族長非子因爲替周孝王養馬的功勞，在周孝王十三年（公元前八九七年）封爲秦國附庸（今甘肅天水附近）。這時周人雖然建都在涇渭平原，文化進展的相當高。但平原的附近，還有其他的游牧部族。周幽王和這些部族鬥爭失敗，平王東遷。因爲幽王時秦襄公會用力救周，並且領兵送平王到洛陽，平王便封岐山以西的地方給秦，作爲諸候（公元前七七〇年）。後來秦人便翦滅涇渭平原的游牧部族，淪陷的周人也歸了秦，秦人便承繼了西周的一部分文化，到穆公時代便成了西方的霸主。穆公死時，（前六二一），秦人已大致統一了涇渭平原，立下強國的基礎。（這時秦的國都在雍，陝西鳳翔）。

穆公以後二百多年，正是晉國稱霸的時代，秦人不能相爭。自後晉國的領土漸漸的分成幾部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周王承認魏、趙、韓、三國爲諸侯，晉國始瓦解。四十年以後，秦孝公即位（前三六二），次年，魏國的家臣衛鞅入秦，孝公認識衛鞅的才

8674
局，和他帶去的東方法家學說，便信任他來變法。他照着他修改過的晉國成法，來適應秦國，結果大為成功。第一，他將全國人民組織起來，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監察。第二全國的人不工作的沒為奴隸。將全國的戶口，一律按男子數目分開，以軍功多少為尊卑高下。如此，從前封建式大夫，士、庶人、的組織便瓦解而成為新的國家組織了。孝公封鞅於商，號為商君。

他的第一步改革成功，又進而作第二步改革，他將秦的國都遷到咸陽（陝西咸陽的東方）。統一了全國的度，量，衡。把全國的城邑併為三十一縣，每縣設令（縣長）丞（祕書）尉（主兵的官）。將舊日封區疆界一概削平，明白承認土地私有，讓國家直接對人民計田征稅。秦國經此次改革，國家便嚴格的組織起來，以全國動員的力量對付東方，秦人便無敵於天下。但商君的權力在秦也太大了，孝公死，子惠王立，秦國舊日的貴族，利用惠王和商君威權上的衝突，使惠王將商君殺死。雖然，商君之法惠王並未改變，到始皇更推行到全中國，成了漢朝組織的基礎。

春秋時代完了，許多諸侯合成了七個霸主。外部的現象，是小國合成大國；內部的現象，却是自由人的興起。周人滅殷，將殷人遷到洛陽附近東面的成周，成為成周的住民。這部



分文化較高，職業不固定的住民，影響到後來東周人民好作商人的事實。此外諸侯大夫子孫繁衍，小宗支庶不能盡得田土，再加上亡國寓公的子孫，這部分人也只好非儒即賈。最後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演進，互相兼併，衝破了封建的大防。再加上都市，軍備，和交通的大量發展，更引起當時的大一統時代將要來臨的觀感。

不錯，東方國家一切比較進步，應當東方國家先有統一中國的資格。但東方國家犬牙相錯，彼此牽制，誰也成不了大事。反而秦接受東方的新理想，將國家用設計的方案組織起來，吞併了許多遊牧部族，再在南方占據了財富的巴蜀。因此秦的勢力誰都比不上了。

前二四六年，秦王趙政（秦本趙族，所以姓趙）元年，趙政即後來的秦始皇。（此時爲亞歷山大死後七十七年，阿育王即位二十八年。）在這個時期，除去六國能夠聯合，切實對付秦國以外，早已失去單獨抗秦的力量。但聯合抗秦，並無一個國家能夠有領導的資格，齊國尙強却早不願打仗了。秦王政十四年，韓王安被李斯迫誘，對秦獻璽稱臣，並獻南陽地。十七年，秦內史騰舉兵入韓都新鄭，虜韓王，滅韓，置潁川郡。十九年，將王翦滅趙。二十二年，秦將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王賁襲齊，齊兵散，無人守城，長驅入臨淄，齊亡。天下一統。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六國盡滅。新的帝國成立。計算從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十三年間完全平定天下。其間過程非常順利。中間固然有若干的人事問題。但這只是輔助的作
用，不必過於誇大。因為強弱懸殊，早已經是命定的結果了。這時的秦王政自然睥睨古今，
躊躇滿志，便採用德過三皇，功高五帝的意義，立號為皇帝，作成一個從先未有過的尊號。
並自稱為始皇帝，預定後世計數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秦始皇為加新觀感起見，又接受了戰國時齊人鄒衍的理論。以為周是火德，秦既然代替
了周朝，應當是水德，水德的辦法是服色尚黑，凡禮服和旌旗都用黑色。數目尚六，凡禮樂
儀制的數目，俱以六作一個單位。改十月為歲首。政治要用嚴厲深刻的政治。

秦統一以後便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來降越君，設會稽郡，滅東越，置閩中郡。至三
十三年取陸梁地，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北擊胡，收復河南地（河套），其中象郡一區，便
應當到安南的南部。東至海及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到向北對日光的地方，北據河為塞，
順陰山到遼東。到始皇末年，設郡的總數大約為四十八郡。

秦的郡是直屬於中央政府的，郡下置縣，郡的守，縣的令，都非世職，也沒有世祿。縣
以下再設鄉，亭，和里。與什伍的組織，成為一貫的連繫。郡縣俱有掾屬，由郡守和縣令徵辟

。來辦理一郡和一縣的事務，性質和現在的省縣各科的科長科員相類。中央政府設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丞相統籌全國的政務。御史大夫辦理詔書兼司監察。九卿管天子的一切事務。秦和晉的政治組織，都淵源於西周，秦晉本來相近，後來互為親戚，當然有不少文化的交流。商鞅變法抄來三晉的成法，再加以變化，當然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他的好處，便是就已有的成法，更加上一個天才的設計而已。

始皇吞併天下以後，便將秦的制度推行到全國。在一個雷厲風行之下，天下各處很快的也能和秦的制度相適應。他平定各國在各國駐上重兵。將民間兵器一律沒收了鑄成了十二個銅人，放在宮庭的前面。二十七年開始作貫通天下的馳道。從咸陽出發，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寬五十步，每隔三丈種上青松。馳道本為的是天子車騎馳行道的意思，但其旁可以走人，所以對於軍事和政治的聯貫上，具有莫大的意義。

這時候確開了一個自古未有的創局。在『秦兼天下』（秦瓦當文）原則之下，統一了天下的度量衡，統一了天下的文字，統一了天下的錢幣，將天下的富人十二萬戶遷到咸陽。秦新建的宗廟和園囿在渭河之南，但在渭河之北的咸陽北原上，仿照六國的宮室作成宮殿。

武力的統制不夠，還要加上文化的統制。在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的時候，有一個

僕射稱頌始皇的功德，另有一個管文化傳授和顧問的博士責備他的阿諛，並且對始皇的郡縣制度有所批評。始皇徵問丞相李斯的意見。李斯說：『古時天下散亂，不能統一，所以諸侯都起來，他們的話都是說古時對，說現在不對。現在陛下全有天下，辨明是非。還有私人傳授學徒，來議論國家法令，倘若不禁，那就皇帝的勢力下降，人民的黨羽養成。不如禁止爲便。臣請所有史書只留秦紀，倘有不是博士官所管的，所有藏詩書和諸子百家的，一律焚去。令下三十日不燒，四年徒刑。所不燒的，醫藥和種植的書。如有願學法令的，一律以官吏爲師。』始皇認可了這奏，從此民間的書便全焚了。

始皇以過人的天才，憑着幾世的經營，遇見非常的時勢，得到空前的成功，自然而然的發生了超人的思想。他巡狩四方，西至隴西、北至碣石、北地、東至鄒嶧、琅邪、南至會稽、衡嶽、在泰山、鄒嶧、芝罘、會稽、琅邪、碣石均立石紀功，以期垂之萬世。同時他派遣許多燕齊的方士，入海求仙，並且在驪山用大量的人工作一個大墓。雖然求仙是當然失敗的，四百六十方士和儒生都被活埋，始皇最後也只在驪山的大墓作最後的歸結了。

始皇對外是成功的，現在再來補述一下。亞洲中部和北部的大草原，自有史以後便是一個融化民族的大洪爐。自戰國起，在中國北部和西部與游牧民族相接的，便是燕，趙，秦三

國。春秋以前的許多戎狄，許多溶到中華民族之內，也有若干經戰爭分合再加上新入的分子，比較顯明的，這時已經有東胡，匈奴，月支，烏孫等部落。而最占勢力的便是戰國時方才著聞的匈奴。在戰國時開邊的結果，大約燕國從造陽（今宣化）到襄平（今遼陽縣北）；而趙的勢力，也曾伸展到現今河套地方。

始皇三十二年派蒙恬領三十萬人北征，北到河套，直達陰山，設九原郡，並將燕趙舊日長城連接起來，西起臨洮過陰山東到遼東，成爲有名的萬里長城。並東征朝鮮，南伐百越，將百越的地方分置南海，桂林，和象郡，南海郡約當今廣東省，桂林郡約當今廣西省，象郡約當今法屬安南。這一個震驚千古的大事業，便在十年之內完成了。

始皇太得意了，並且席秦國商君法令之餘，濫用刑罰。像連坐，夷三族諸法，都是六國的人民受不慣的，再加上一個喜怒任意，臣不敢諫，於是天下的『黔首』（老百姓）便無人不相信始皇快死，於是始皇真成爲『獨夫』了。始皇長子扶蘇比較仁厚，當始皇活埋方士儒生的時候，曾諫勸始皇，說諸生皆誦法孔子，不必繩以重法，恐天下不安。始皇大怒，命扶蘇到北邊監蒙恬去。但『二世皇帝』的位子，始皇還是留給他的。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巡行至沙丘，病篤，便寫遺書給扶蘇命他到咸陽會葬並嗣位。書尙未發，始皇已死，遺書和皇帝璽

都在宦官趙高手，始皇的死只有趙高和李斯幾個人知道，他們便假作遺書賜扶蘇和蒙恬死，立始皇的幼子胡亥即位爲二世皇帝。

胡亥即位才二十一歲，他曾經做過趙高的弟子，非常殘暴。趙高獨攬大權，大殺大臣及諸公子，近侍諸郎不得在側。二世獨居宮中，公卿大臣希得見面，於是趙高便大加蒙蔽，外事都無法上聞。二世二年二世又聽趙高將李斯殺了。

這時六國的地方早已不安了。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陳勝已在舊楚地起事，勢力日廣。六國其他部分也起來了。三年八月項羽虜秦將王離，秦少府章邯也降了項羽。趙高恐誅，便在望夷宮殺死胡亥，立二世姪子嬰爲秦王。子嬰乘祭祀時候趙高往謁，使人刺死趙高。但秦將王離既破，章邯的二十萬軍隊已經被項羽坑埋了，關內無兵可調，秦國已經成了瓦解之勢。子嬰立四十六日，劉邦軍已至咸陽，子嬰乞降，劉邦未動子嬰。月餘，項羽率諸侯軍至，殺子嬰，屠咸陽，燒秦宮室，虜秦人子女，收秦人財寶。秦國數世的經營便從此殘破了。

第二章 楚漢之際

秦始皇統一六國，無疑問的，在中國政治和社會史上，是一個顯著的進步。這種百川匯海的現象，是必然的，而且是應當的事實。原先六國和秦，雖然文化匯流，却也早已發展了各處濃厚的地方色彩。最可惜的是六國被秦滅後，他們的歷史都被秦毀滅。現在所存的，除去六國以前尚存一部春秋左氏傳以外，魏國的竹書紀年在晉代發現過，又亡失了，現在只存零星的片段。太史公司馬遷作史記的時候已經感到嚴重的困難，當時根據的只有秦國史官記下的『秦紀』，但秦紀很簡單，又只有年而不記月和日。其餘便只有縱橫家蘇子張子之類，這些書雖然是戰國時記下的，但大部分不可信，只有當時社會的情形，略可窺見一些罷了。

然而從地下遺物的發現，還可隱約看出六國的地方關係，例如金村、濬縣、鄭縣等處遺物所表現的周韓魏的中原文化，長沙壽縣等處的遺物所表現的淮楚文化，臨菑的遺物所表現的齊文化，易縣李峪遺物所表現的燕趙文化。而從陝西所發現零星的秦遺物，也可以看出秦文化與中原文化密切的關係。在這許多情形看來，燕趙的文化，可以看出許多中國與亞細亞北部平原的游牧民族，已經有很好的文化交融，而產生了很調和的藝術。淮楚一帶也經過長

期的發展，產生了輕巧而華麗的作風。同時據文字記載上看，楚和趙也有他們獨特的音樂。在漢時有幾個都市是很著名的，例如邯鄲、臨菑、洛陽、陽翟、定陶、壽春、鄴、成都等處，大都可以推到戰國時期，傳已經有不少的發展。其餘如晉陽、吳、長沙、江陵各處也可以推到戰國時已經立下規模。這些都市的發展，顯示着商業資本已經有相當的發展，並且若干種的手工業，早已不是農村的副業，而向都市集中了。從此看來，每一處都應當有不少經營商業成功的人，史記貨殖傳所記，不過一鱗一爪而已。

秦始皇統一天下，對於文字，度量衡作了一番統一的工作，其中如寫放六國宮室，以及天下戍卒戍邊，及徭役咸陽，對於文化的交融，當然有很大的作用。同時徙天下豪族及富人十二萬戶於秦，也可以將社會中一部分領袖人物監視着。然而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僅有短短十年，他的融化政策還沒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後來他的計劃便全給二世皇帝毀滅了。

農業社會之中，人民的最大多數，都是只希圖得過且過，除去耕耘收穫以外，甚麼也不會想到。秦法嚴苛，役政繁多，山東六國的遺民，自然多是受不慣的。然而除非逃罪避役，不得已時落草爲寇，倘若說都去想革命，那倒也不見得。但二世給趙高蒙蔽，使這種不利的情形蔓延下去，發展下去，再給有野心的利用，秦帝國的局面便終於不可收拾了。

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九）七月，正是秦始皇死去一整年的時候，在蕪縣（秦屬油水郡，今安徽宿縣南）的大澤鄉附近，停留着九百多個被徵發去戍守漁陽（今河北北部）的士卒。天大雨不止，道路不通，這支隊伍已經沒法如期達到指定的處所，秦朝的法律，將吏誤期者斬。在這個隊伍裏的屯長陳勝和吳廣想出了一個死裏求生的辦法，激勵部下，舉兵造反。他們冒稱秦公子扶蘇，和楚國抗秦兵敗自殺的大將項燕。他們接連攻陷了大澤鄉和蕪縣城，攻城佔邑，繼續前進，到了楚國故都陳縣城時，已經有步兵數萬人，騎兵千餘，車六七百輛了。附近許多郡縣也殺了官吏來響應，陳勝便自立爲王，號張楚，以吳廣爲假王（代理的王）。

陳勝的發難正像在乾透的草堆上點起一個火頭，一會兒就造成了『燎原』的形勢。不到兩個月，秦帝國的東方半壁大都成了亂區。在這年九月間，受陳勝的派遣而西上的一支十萬人的軍隊，到了戲水沿岸（後來的新豐附近），距咸陽不到一百里。原來趙高一直瞞着二世，不露東方亂事的真情，這時已經瞞不住了。帝國的軍隊幾乎全已開到沿邊，倉卒間開不回來。二世只好赦免在驪山替始皇修墓的刑徒，並解放奴隸的兒子，命令少府章邯爲將，向東應戰。章邯居然得着勝利，他大破東面的軍隊。吳廣先被部下所殺，到二世二年十二月（秦以十月爲歲首），即陳勝起事六個月以後，因爲章邯軍的進展，陳勝也被部下所殺了。

陳勝吳廣雖然打敗了，但關東起事的還是勢力一天大一天，其中以在陳勝起事地點左近起事的劉邦和項羽爲最重要。劉邦是泗水郡沛縣人，在秦時做過亭長（秦制百家爲里，十里爲亭），因爲替本縣押送刑徒赴驪山，半路跑了許多，他預計到達時他們必然跑完，索性把剩下的都放了。他自己也逃到山澤裏落草。刑徒跟他的有十幾個人，等到陳勝起兵，沛中無賴子弟隨他的已經一百多人了，他便還據本縣，收兵得二三千人。項羽是項梁之姪，項梁是故楚將項燕之子，嘗因殺人避仇，到了吳縣，成了當地在野士大夫的領袖。項羽和他的叔父同在吳中，身材魁偉，力能扛鼎，項梁教他兵法，他略通大意，便不肯再學。陳勝起兵以後，項梁使羽襲殺會稽郡守，收郡中兵得精銳八千人。

項羽叔姪率衆渡江之際，陳勝已經被殺了。他擊殺在彭城自立爲王的楚貴族景駒。用居巢老人范增計，立故楚懷王孫子名心的爲王，王仍號爲楚懷王。劉邦也屬在楚軍的部下。這時六國之後，紛紛立王。章邯擊破齊魏兩國。項梁援齊得勝而驕，最後也敗死了，章邯便移兵擊趙，楚王用一個曾經預料項梁必敗的宋義爲上將軍，遣兵救趙；同時派劉邦領一支軍隊直搗咸陽。

楚王和項羽之間，早就有衝突了，項羽慍悍好殺，鋒鋦甚露，楚王不敢重用他。但他早

想伺機而發了。宋義到時，秦兵已破邯鄲，進把趙王圍在鉅鹿。宋義不敢前進，這時項羽便乘機斬宋義，率軍急行渡河。既渡，他沉船，燒廬舍，只帶三日的糧，以示不勝決不生還。到了鉅鹿，九戰皆捷。諸侯友軍原先不敢進兵的，至此也都反擊秦軍了。章邯這時，因為二世和趙高的猜忌，便降了楚軍，時為二世三年七月。項羽不相信他們，西行到新安將他們二十萬人悉數坑殺，只留章邯等幾個首領。

劉邦西上的一支軍，取道陳留，大梁，潁川，南陽，入武關，經上雒（商縣）到了關中平原。這時秦兵主力方由章邯率領之下，與項羽在鉅鹿相持，劉邦走的一路多半空虛，無甚阻擋。二世三年七月入了武關，到九月便到了霸上。秦王子嬰因為無兵可調，他便奉皇帝璽印，降於軍前。劉邦到了咸陽盡除秦苛法，並且保存子嬰不殺，秦民大悅。

項羽西上之後，劉邦聞知封章邯為雍王，便發兵守函谷關，並徵關中兵來增加自己的實力。項羽攻破函谷進至鴻門，與劉邦只相距四十里。劉邦自知不敵，親往項羽營中解說，並由項羽的哥哥項伯的至交張良設法託項伯疏通。當時范增勸項羽即席殺劉邦，但項羽聽了他哥哥項伯的勸告猶豫起來，劉邦才得逃走歸營。此事是劉項成敗關鍵之一，後來人對於項羽有若干批評，不過當時的實情太不明瞭了，對古代的事不便從很少的根據來說，現在知道

的項羽對他的項家人，確實相信些。同時范增是一個縱橫家，與項家並無甚深的淵源，他所勸立的楚懷王，後來和項羽有摩擦，大概也是可以知道的。自然項羽可能把此事認爲是范增的失策。當，項羽雖入關中，但東方諸國問題尚多，正應招攬天下英雄，不宜示人以不廣，使天下英雄失望。據說當時項羽率領入關的共有四十萬人，然而可以想到多半是雜牌。假若殺了劉邦軍心是否可以不受影響，甚爲難說。況且劉邦自己個人前來，軍中尚有人指揮，殺了劉邦，也不見有用。所以項羽不殺劉邦正是英雄見地，范增的陰謀反爲小氣，只是當時項羽未能奪得劉邦的軍隊，輕輕將他放走，不免有些失策罷了。

項羽到了咸陽，遙尊懷王爲義帝，自立爲西楚霸王。領楚魏等九郡，都於彭城；封劉邦爲漢王，領巴蜀和漢中，都南鄭。分關中爲三，封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爲雍王，翟王，和塞王。其餘各地封自己的將士和友軍的領袖九人。在他東歸之前，他殺秦王子嬰，屠咸陽，火燒秦宮室，據說三月不滅。再派人擊殺義帝於江中。

這時故齊王田儋的弟弟田榮，殺了項羽立下的齊王田都，項羽便親自去攻齊。在攻齊的時候，損失了不少的兵力，雖然殺了田榮，但對於田榮的弟弟田橫却連戰未能下。然而這時劉邦已經乘機北定關中，將三秦滅掉，率領五十六萬東伐了。

最後項羽被劉邦擊敗，逃到烏江，因為從會稽領出的八千子弟已經全部損失，不願再過江見江東父老，便在江上一個渡頭，烏江地方（今安徽和縣東）自殺了。劉邦終於成了漢代的高帝，封項伯諸人爲列侯，諸項一律保全。

從楚漢之際一般情形看來，在一般人意識當中只有兩點可以注意的。即（一）大帝國的機緣雖然成熟，但一般人所想像的還是封建的共主，並非郡縣的帝國；在六國遺民中大部分還有想仍然恢復六國時代的意識。（二）凡作羣衆領袖的，不論他原來所屬的階級高低，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爲個人爬上更高的階級，爲取得富貴。得到富貴以後，自然成爲貴族，不論何人並無任何的階級自覺。

關於第一點但看六國的紛紛立王，以張子房的見識，最初也還不能自外。項羽到秦以後，大封諸侯，自己却東歸自立爲西楚霸王，也顯示着並無承繼秦帝國的壯志。范增號稱謀士，但只會勸項羽殺劉邦。項羽抗秦卒，焚秦宮室，殺子嬰，屠咸陽，未聞有所勸阻。這種只會猜忌別人，不會自己建立基礎的人，其智慧實在勸高帝都關中的婁敬之下。當時對於秦帝國還能寄以同情的，只有蕭何。他明習秦的法令，通達秦的制度，到咸陽以後，立即收秦圖籍，有了這個建國至寶，便可以樹立漢帝國的組織了。當劉邦初入秦時，部下官制還是楚式

的，但做了漢王之後便改成秦式的。這也可以表示劉邦有繼承秦國的宏願，而這與蕭何又一定是有關聯的。

關於第二點，也可以看的很清楚。秦本身是貴族，項羽原先也是世家，只有劉邦是平民，這是不錯的，但劉邦意識中却很清楚的仍然願做舊時的貴族。例如看到秦宮室便要說『大丈夫居宜如是』！叔孫通朝儀既成，便說：『而今而後知天子之貴也』！這和項羽說秦皇帝『可取而代』還不是一樣。陳勝也是出身平民的，然而他未起兵以前便說『苟富貴無相忘』，所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富貴』！當然後來要居殿屋帷帳，要使人驚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了。所以凡是當時的領袖，不論他原來出身怎樣，到了可以做貴族時，他當然是貴族的意識。須知當時一般人把人類之應當有富貴貧賤，還認爲是天經地義。當時社會中只許有一兩人將他自己階級提高，却無消滅階級的可能，這是繼承戰國布衣卿相之局來的，並非新創。所以現在有不少的人認爲劉邦是平民革命的創始，實在是陷於時代錯誤的。

至於有人認爲項羽『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見史記陳丞相世家）。這是帶有貴族性的，其實不然。劉邦將劉交置在左右，以劉賈呂澤爲將，洪秀全更非諸洪不信，難道也是貴族習性嗎？不錯，劉邦布衣天子之局，常爲古人所稱道，但這只

是覺到驚奇而已，並非說當了天子以後還可代表布衣。對於漢代人的想法：看班彪王命論便可明白，在此不必多說了。

陳勝失敗，項羽失敗，只有劉邦勝利了，其中毫無平民貴族的原因在內，只有一件事可以注意的，便是在羣雄之中，劉邦及其輔佐的人是秦吏，其餘都是六國遺民。（高帝爲亭長對於秦的法令當然要明白些，陳勝吳廣是臨時的屯長，應非其比），尤其蕭何大量的用秦法，更是成功的基本條件。秦帝國的法度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適當的法度。秦代除去用法過分嚴苛之外，他的統一規模，在時代上並無多大的錯誤。始皇偶然死在沙丘，使二世得立，趙高輔政，實是臨時的變故，但秦帝國規模還是合於時代的要求，劉項之爭，劉代表秦帝國的法度規模，項代表六國的法度規模，當然是最後劉邦成功了。

項羽是對秦帝國毫不同情的，這種心理發展下去，自然要對秦帝國盡情摧毀，然而他對於東方却也不能休養生息。項羽對秦民的積怨，使得三秦諸王無法利用秦民來抵抗漢王。但漢王到了三秦，却可利用秦民復仇的心理來對付項羽。原來項羽是想利用劉邦和三秦相爭，藉以乘其敝。却不料劉邦輕輕定了三秦，反得進而乘了項羽和田榮的相爭之敝。項羽伐田榮之失計，誠然爲蘇軾所論：『項羽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帝養其全鋒以待其敝。』然而根本

原因還是由於對秦帝國的認識上。

世人常以明太祖朱元璋比漢高帝，這是並不十分切當的。漢高帝保全項氏，明太祖甚至對郭子興的後人也一律不留。漢高帝時除去韓信彭越爲呂后殺掉，他承認了既成事實兩件事以外，陳豨黥布確實反叛，不能怪他殺他們。其餘一百多個封臣列侯無一個不是保全終始。至於，至於漢高帝對於功臣不能像漢光武的防患未然，但功臣受封大國已爲時代所不許，韓信所說的「狡兔死，良狗烹」本是一面之辭，其後與陳豨通謀，也自有取死之道。現在實不能看漢高帝爲猜忌而殺功臣的堅強證據。但不幸這件事被後人曲解了。明太祖便是上了這種曲解的當的一人。他屢興大獄，甚至像李善長那樣的循謹，宋濂那樣的隱退，也都牽涉在內。這些事對於明朝一代只有壞的影響，毫無一點好處。只是他誅戮功臣之際，天下久已大定，宋儒君臣之義早經支配人心，所以他的皇位不至於發生問題。然而他假如不誅戮功臣，那也一樣不發生問題，豈不更好些嗎？

第二章 從布衣天子到無爲而治

從春秋到戰國，中國大一統的需要，在事實上已經形成。在被秦滅去的六國中，只有楚國和其他國家民族上稍有分歧，所以有『楚惟無罪』，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議論。其他的故國人民，只是怨秦苛暴，而不是民族上的自覺。所以漢代山東諸國重歸一統，是個必然的事，在楚國方面，因爲漢高本從楚國的部衆分出，所以也就無所謂了。

項羽是有強烈楚國氣息的，漢高帝劉邦却代表着一統下的人民。劉邦出身是一個完全的庶人階級，他的先世得姓的來源是無從稽考的，後來的傳說完全不可相信，只能知道他這個家族在戰國時是魏人，秦滅魏滅楚，將他的父親劉太公和他的祖父劉豐公遷到楚國的故地沛郡豐邑。劉邦便生到這個環境之中，所以他實在是一個和楚國並無關係的楚人。

劉邦家族是一個薄有產業的農業家庭，他父親劉太公和他的兩個哥哥經營着這個田莊。秦國人的風俗是家裏過得去，兒子長大就分家，家裏過不去，兒子長大便給人做招養女婿。劉家似乎承受這個風俗，他們弟兄們大概分家了。劉邦也就應試縣裏的小公務員，結果被派充一個亭長。

劉邦是一個儀態雄偉，性情豪爽，受過不太多的教育，而愛好朋友的人。秦始皇死了，他被縣裏派着送罪人到驪山和秦始皇修陵墓。罪人逃走的太多，他因為怕犯罪，便率領剩餘的罪人回到家鄉附近的澤地去做土匪。後來因緣時會，平定了其他的英雄部衆。所以他和項羽是不同的，他對於楚國，並無特殊的愛好；對於秦人，也沒有什麼深仇巨恨，非報復不可。他不惟不是六國的世族，因而對於過去六國的文化，沒有甚麼溫情的留戀，他並且是曾任過秦代吏職的人，對於秦代的制度，反而覺得熟悉和方便，並且他的主要助手，甚至可說他幕後指揮者，蕭何，是一個對秦代的典章，制度，法令，很有修養和同情的人，到秦以後又收到秦的一切文獻。所以他起兵之時，在楚王旗幟之下，用着楚的制度，到了關中，便漸漸的完全採取秦的舊法了。因此，現在可以說，漢高帝，劉邦在地域性方面，他代表的不能說是楚人，也不能說是魏人，他只代表一個廣泛的東方人；在政治系統方面，他却接受着過去的秦帝國。所以他和他的子孫便在這個調和折衷局面之下，維持下去。

劉邦在漢王五年做皇帝，到十二年便死了。他的兒子惠帝即位，皇后呂氏稱制管理着國家。惠帝立了七年死去，呂后又立了兩個惠帝的兒子稱做少帝的，又管理了八年的國事，也死去了，呂后是一個強毅而殘酷的女子，高帝得天下，他確有相當的力量。但斬漢高帝的

功臣韓信和彭越，都出於呂后的獨斷。後來高帝死後對於高帝的寵姬戚氏和他的兒子趙王如意，也處置得過於凶橫。至於他當政的十五年中，却又任用得人，與百姓休息，立下了漢朝一代的承平基礎。在他生前對於他娘家呂氏甚爲偏護，他死了以後，一部分不得意的劉家宗室，和大臣聯絡起來，將呂氏的家屬和少帝殺死，迎接漢高帝一個不得寵的薄姬的兒子代王恆作了皇帝，這就是漢文帝。據當時大臣認爲少帝不是惠帝的兒子，但並沒有甚麼證據。呂氏在漢初，勢力似乎尙不及東漢的竇氏和梁氏，也並無危及劉氏王朝的可能。這只是一個政治陰謀，並無多少是非可論。不過立出來的漢文帝，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數的賢君。

文帝在一方面可說是寬仁長者，在另一方面却是有相當的作爲。在文帝的初年，一般將相挾着『擁戴』之功是不便處置的，但文帝輕輕的安置下去，兩年之中將京師的軍隊南北軍盡歸到他的心腹宋昌手中，並罷周勃就國，從此王權便鞏固了。他自奉甚儉，平時穿着是黑色的厚帛，並無文繡；他所幸愛的夫人，衣不拖到地上，曾經擬作一個露臺，匠人估計要用一百斤金子（一斤合七·八〇九市兩），他說要合中等人戶的十家產業，便停止不做了。

尤其可以注意的，是他的除誹謗罪詔，詔文說：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

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本來諫諍一事，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特質，如孝經說：『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到秦始皇自命爲德過三皇，功高五帝，便無人敢諫諍了。自然，秦始皇的成就確是曠古未有；但因爲臣不敢議君，所以雖然刻苦辛勤到每日用衡石秤出一定分量的文牘，非批閱完了，不肯休息，也免不了二世而亡。漢高帝雖然矯正了不少，但明白的表示，還是文帝這個詔。

文帝有幾件事是過人的。在文帝後六年那一年，匈奴入邊。屯軍霸上，棘門，和細柳來防匈奴。屯在細柳的將軍，是河內太守周亞夫。文帝親自慰勞軍隊，到霸上和棘門，直馳進去，將軍以下，親自接送。到細柳以後，軍門都尉對皇帝的前衛說，『軍中只聞將軍的令，不聞天子的詔』。只等文帝的詔傳到周亞夫，亞夫才叫開門。但壁門的門士和文帝的車騎說『將軍有約，軍中是不能驅馳的』，文帝只好按轡緩行。見了周亞夫以後，周亞夫向天子揖，並且說：『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出營以後，他的臣子們都非常驚訝，文帝却說：『此真將軍矣』！後來匈奴未到長安附近，文帝立刻升周亞夫做中尉（京城的衛戍司令）

，臨死時的遺囑，還是『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有一次文帝行到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驚了駕車的馬，文帝使隨從的騎士捉到這人送給廷尉（大法官）張釋之。張釋之回奏說『這個人應當罰金』。文帝大怒說：『這個人親自驚了我的馬，幸虧馬還和順，倘若別的馬豈不傷了我，廷尉怎能罰金呢？』張釋之說：『法是天子和天下公共的，法是如此，倘若加重，便是和人民失信。廷尉是天下的平衡，廷尉用法失去準則，天下用法隨着輕重，百姓的手足都無法安置了』。結果文帝還是聽了張釋之的話。

文帝時候，國內一切平定，只是高帝時分封子弟做國王的，一天一天驕縱起來了。漢代的諸侯共有諸侯王和列侯兩個階級，王是繼承秦漢間羣雄的領土，列侯是承繼秦的制度。秦滅六國改爲郡縣，不來封王，不過列侯一級還存在的，周天子分封的衛侯，終始皇之世未廢，直到二世方才廢去。李斯上書自稱爵爲通侯。以種瓜著名的邵平，在秦時是一個東陵侯，在高帝平定天下的初年，連封功臣帶追認項羽的降將，一共有七個王，後來逐漸取消只剩下二萬五千戶的長沙王吳芮，其餘的都來分封子姪，其他功臣一百三十多個都封做列侯。

高帝將子姪封做國王，大概是因爲秦行郡縣制度，十五年就亡國，周行封建維持了八百

年。所以要分封同姓，免得天子孤立。並且高帝還立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所以王和侯的勢力是大不相同的，王的領土至少一郡，侯却至多一縣。不過漢的封建和周的封建完全是兩回事，周是一個從族氏部落衍變下的一個封建基礎，從諸侯，大夫，士，一貫下來都是政長而兼地主的封君，造成一個整個的封建宗法社會。漢代的社會基礎早已由春秋到戰國的長期演進，所有衆庶都是有自由身份的農人和工商。所以不但侯國只等於一個縣，列侯不過衣食用了侯國的租稅，就是王國因爲社會基礎不同，王國的兵符在皇帝派去的丞相手中，國王要得到同意才能發兵，所以也和郡有相似之處。

只是朝廷對藩王雖然加以控制，但因爲地位和天子究竟太接近了，很容易起陰謀和叛變。文帝初卽位的六年間，濟北王和淮南王先後叛變，然不久便平息了。吳王濞又招納亡命作叛變的準備，並且又自鑄錢自煮鹽來充實財富。在這時候以博學著稱的洛陽人賈誼上有名的治安策，其中可爲痛哭者一便是諸侯王的問題，他形容當時的藩國是『一個腿和腰一樣粗，一個指頭和大腿一樣粗』，他主張的是『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後來文帝分齊國爲六，淮南爲三，便是這個辦法，只是對於吳王却無可如何。

文帝死，他的太子景帝卽位，用了潁川人鼂錯的主張，把諸侯王的領土直接減削下歸到

朝廷。這時吳王便聯絡膠東，膠西、濟南、淄川、楚、趙共七個藩王一同造反。景帝慌忙之間殺了鼂錯，造反的七國並無罷兵之意。因此便派了文帝遺命可以做大將的周亞夫來領兵平亂。七國早有準備，軍容甚盛。但七國却只有步兵，騎兵甚少，周亞夫便堅守着幾個據點，不和七國作正面衝突，另用騎兵來分道包抄，不到三個月這個戰事便解決了。景帝乘着戰勝的機會，把藩國的官吏大加裁減，丞相改爲國相，和朝廷相同名義的九卿只留一二個。經這一次改革，諸侯王名義上是藩君，實際上只是一個閑住食祿的冗員，國相和郡太守實際上除去將錢糧作藩王的享用外，也和郡太守差別有限了。

秦代十五年的工役，人民已感到厭倦，又接着楚漢間八年苦戰，天下平定，人口突減。這時不但將相要坐牛車，天子駕車用四個馬時，甚至於找不到一樣的。

幸而此後六七十年中，總保持着長期的和平，當政的人也儘量主張與民休息的政策。高帝時的相國是蕭何，蕭何死了，向惠帝舉曹參替代他自己。曹參做相國，一切的事情完全照蕭何的約束。他的掾屬專求年歲大的，並且不善辭令的『謹厚長者』，所有持法刻薄和講文辭務聲名的完全不要。相國府中，沒有什麼事，惠帝怪相國不理事。曹參見惠帝說：『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惠帝說：『朕安敢望先帝』。參說：『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惠帝

說，『君似不及也』。曹參說；『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不亦可乎？』漢代的行政組織，因為承繼着秦代劃一的辦法，本來就簡單，直捷，再加上一個不故意多事的傳統，所以百事都按着軌道，無不順遂。後來文帝景帝也照着這個辦法，完全成功。這種『無爲之治』可以推行的，正完全因為有一個簡單有效的組織，這一種組織實行好，便是以『法治』代替『人治』，並非完全的『無爲』；漢以後這一個簡單明決的組織破壞了，便沒有一個敢學上曹參了。後來百姓的頌歌便是：

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甯壹。
正是有蕭何的立法，才有曹參的無爲。

從蕭何曹參以後，到文帝景帝之世，據史家司馬遷的記載，是『除過水旱之災以外，百姓每一個人每一家都是足用的，城鄉的倉廩都堆滿東西，府庫藏滿了錢財；京師的錢積的穿錢的繩都腐敗了；太倉的糧食，年年加添，露到外面，到腐敗的不可吃了。百姓家家有馬，田間道路上遇見的都是成羣的馬。』在這一個政權集中，民力充實，一切都上軌道之世，只有匈奴一個外患了，武帝便在這個時候承繼上大位。

第四章 漢武帝的生平

自漢平天下之後（前二〇一）到武帝即位之年（前一四〇）已經六十年了。在這六十年之中，經過文帝的休養生息，人民的財富有相當的發展。再在景帝時平定了七國之亂，中央政府對於地方的威權也增加起來。然而這個時代因為國內平定，國內的豪富的勢力，國外匈奴的壓迫也格外顯著了。

匈奴當秦末中國大亂，給予一個復興的機會。這時匈奴的冒頓單于也是一個梟傑，他向東大敗東胡，向南侵占了秦人的河南地（河套），並且侵入現今的陝西的延安，甘肅的平涼一帶。向西滅了月氏（在甘肅河西一帶）把勢力伸到現今的新疆，將這裏的三十多國也都變成匈奴的附庸。

漢高帝七年因為匈奴入侵馬邑，韓王名信的降於匈奴（六國韓之後，與韓信同名），高帝親自伐匈奴，至平城，步兵尚未全到，被匈奴三十二萬人圍住，七日乃解，以後使用婁敬的計策，用了同宗一個女兒嫁給單于，加送上美酒，稷米及雜繒之類。此後到武帝初年共修七次和親，互通關市。但匈奴偶然還有大舉，漢兵至方去。平常也間或有寇抄。總之匈奴得

着和親的利益，還保持着行動的自由，對於漢的邊疆並無保障，這是漢人不能忍受之處。

漢初國內的豪富，可分爲豪強和商賈兩方面來說。所謂豪強一部分是所謂游俠的，一部分便是當時的地主。漢代的游俠實際上便是若干的游民組織，當戰國的晚期，各大國的貴族養着許多流盪的游士和技勇的人作成他們的死黨。後來一般平民也受了這種風氣，有許多人 是尙意氣，重然諾，輕死生，不惜以全力救人的急難。而這些受接濟的人，也不惜以全力相報。因此私人的相互間，便成了一個不具形式的組織，而以一兩人作成領袖的團體。這一個團體的人便自成了一個勢力，官府和法律都不敢干涉。比較高明的還止報仇殺人，其下流的便放賭，掘墓，白晝在大都會上劫吏奪金了。

在漢代的時候地主的權也非常大，其中有許多是六國的貴族農民要將收入二分之一獻給地主，這一類人勢力大了當然也要武斷鄉曲。至於商人在封建時代本來被輕視的，然而交通和都市的發展，使得商人的勢力也增長起來。秦代雖然賤視商人，始皇在泰山刻石中自稱『重農抑末』，在兵役上商人和犯罪的官吏是同被徵發的。但他也不能完全貫徹他的主張，他曾因爲一個巴人寡婦名清的擅有丹穴的利源，便給他獎勵。又將牧畜起家的烏氏僕給予奉朝請的榮譽。漢高帝時也痛抑商人，令商人不得衣絲，乘馬，操兵器，又規定商人算賦加倍，子弟不

得爲官，但到惠帝時便將這種限制除過爲官一項以外，都給撤消了。據司馬遷的估計，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多種的營業，各在一定規模之內比上千戶的封君。據文帝時鼂錯所說的，商人穿衣必有文采，吃的是細粱和肉，因爲有資產，所以可以交結王侯，比官吏還有勢，用利來傾軋，在幾千里之中游玩着，總看見他們的衣冠和車蓋，絲織的衣冠，駕着堅車和肥馬。賈誼也說過他們可以出幾萬石粟，幾十萬個錢，坐着官家的傳車，周遊天下，絲織的黻繡花紋本來是天子之服，但富人用來蓋牆！因此他們往往也就可以利用金錢購買土地成爲地主。這樣外面匈奴的壓迫，內面富豪的興起，對於天子的威權無疑的衝突甚大。不過文景之世及武帝初年竇太后臨朝之際，朝中是黃老學者的勢力，黃老的主張可以文帝的「慈，儉，不爲天下先」來代表，對於他們都不願干涉的。這時匈奴得着漢代的遺贈，大致可以滿足，並且力量也不足以滅漢，所以大致在和親之中平安過去。商人勢力的發展，就全國的國富論，也並無害處。固然社會中潛伏着若干不平，但表面上是雍容和易，並未到決裂的程度。因此文景的盛世規模，就這樣的下去了。

然而好景不常，文景用因循姑息的方法做成的盛世總有被清算的一日。本來學說的流行是由社會的客觀需要決定的。但是其中還有複雜的關係，不是簡單公式所能代入。周秦諸子

到了漢代，都是學說產生在前，而社會的適應在後，一個學說的產生，只是前一個時期的反應，並非後一個時代的預言。在許多前期反應出來的學說，只有少數被後一時代所選擇，他的形式和內容，決非爲後一時代而設，並且被採用的時候，還有若干人事的偶然成分在內。如果前一時代倘若不反應某種學說出來，則後一時代採用時，也當然在其他各種學說之中，選擇他這一時代最適宜的另一種內容和形式。那就產生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所以雖然有社會需要的關係，還夾雜其他的成分，因此漢初黃老的被採用着，雖然有時勢的要求，却不是完全是必然或命定的現象。因爲文景時代國力早已恢復，若在其他朝代，早已從事領土的擴張及工程的建設了。

漢初黃老的爲皇室所信仰，自然因爲他有利於皇室或王朝。但時代演進的結果，黃老放任的政治起了許多潛伏的危機。前如賈誼，後如鼂錯俱曾說過。因此朝廷的改制便在所必行了。

漢武帝劉徹以十七歲的少年卽位爲天子，在未爲天子的時候，受了他的舅氏田蚡和他的師太子少傅王臧的影響，對於儒家的禮樂有些愛好。道家主張絕聖棄智，儒家博學，所以爲人師的容易是儒家。對於當時因循的政治當然不滿。他卽位之後，以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

尉，都好尚儒術，他們推薦王臧爲郎中令（掌天子宮殿和守衛的近臣），又推薦趙綰，（王臧的同學），爲御史大夫。卽位的次年，改元建元以後，便詔將相大臣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原意當然是要網羅儒家的人才，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便是這一次著名的傑作。

武帝的祖母竇太后本來是崇信黃老的人，對於儒家是向來不滿的。這時田蚡等把竇氏宗族無行的人除了貴族的名籍。又勒令長安的列侯各回本國，住在長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都向竇太后訴怨，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不要再到長樂宮竇太后處奏事。這一次將竇太后激怒了。結果趙綰和王臧下獄自殺，竇嬰和田蚡也都免職，儒家的活動停止了一個短時期。

在這個時期之中，只有武帝在建元五年（前一三六）增置五經博士一件事。但文景時代太常博士七十多人，治五經及諸子百家的都有，這時武帝並無辦法，到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去，武帝以田蚡爲丞相，用董仲舒以前的建議，將黃老申韓縱橫的博士一概罷去，由此儒家便永遠在國家取得正統的地位。

這是一個不能避免的事，這是事實上的需要，而非可以用是非來批評的。凡是一個統一國家，一定要有立國的最高原則，否則淪於散亂無章。（卽在現在自由主義國家，天賦人權的理論和基督教的教義，仍然是立國的最高原則）。在先秦諸子中，儒家集往古的大成，成

說最早，固不必說。其他各家，也自有其不適於作立國最高原則之理由。申韓崇尚刻深的法術，秦時試驗失敗，此時當然不敢再被輿論所擁戴。墨家自處過勤，自奉過刻，本非人情所堪。倘若師承不絕，尚可自成宗派，但在戰國時經數次的打擊，（譬如吳起在楚本有儒墨相爭的痕跡，吳起既死，墨家也被楚人一網打盡），此後雖有墨家，却不成勢力。宗派已絕，自無人能再抬出他們。縱橫家只是天下分崩時取利祿的工具，對於國家的治體，毫無貢獻。黃老一家雖然是西漢初年的顯學，但他們的人生觀，最後還是空虛無主，破壞性多而建設性少。他們的政治理論更對於大帝國組織的鞏固，大帝國前途的開展，不但毫無用處，而且流弊日漸顯著，決無再能繼續的可能。只有儒家應用博學的方法，綜合歷史的經驗，保存下尊天敬祖的宗教，立定忠恕誠信的原則，推演孝弟忠節的道德，來規定典章禮樂的規模。其代黃老而興，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了。

武帝爲人誠然是個儒家的信徒，然而爲人肆情任性，不惟自己不能控制，並且自己也不願控制，汲黯說他『陛下內多欲而外好仁義』，是一個極切當的批評。所以他個人品德，是遠不及文帝的。

竇太后，建元六年（前一三五）的死去，給歷史開了一個新階段，他所鎮抑的歷史上幾支

暗流，終於因爲他的死亡而顯現。在內政部分，黃老退後，儒術確立正統的地位，所受到影響的便是在博士之中。罷黜百家，表章儒學，爲儒家的五經博士設弟子員，額定五十人，一歲輒課，能通一經以上的得補吏，高第可以爲郎中（天子的侍衛）。其博士弟子補郡國吏的，如成績優異，也得補郎。從此以後，仕途之內便加入了不少的儒家。其次便是宰相從來是功臣或功臣子孫充選的，至此也以儒士充任。而從前以丞相史監察各郡的，至此也設了經常的刺史，一方面督察郡太守，一方面也負着省察賢才的責任。此外關於經濟上的設施，這和對外有關的，在後文再說。

武帝對外的成績，是武帝最有貢獻的傑作。當竇太后死後，武帝便以兵屯北邊。本來儒家對於對外關係上，用強硬或軟弱的辦法，是一個並未完全解決的矛盾問題。譬如在論語上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而對於季氏伐顓臾則說要『修文德以來之』。在孟子之中不主張用兵，但對於周公的誅紂伐奄，滅國五十，却大加推頌。尤其荀子議兵篇所主張的仁義之師很難畫一個明顯的分界，這和道家一貫的不主用兵是不同的。漢興以後，鼂錯和賈誼都是和儒家有關的政論家，他們的作風頗有相似之點，而主張強硬對外也是一致的。這一點和漢武帝的一般儒家頗不相同。武帝大概對於這類的主張受有影響，所以他的主張有許多地方是

賈生新書的實行者。

匈奴的境域，北抵西比利亞，東達熱河和遼寧的西部，西達哈密一帶，南在陰山一帶與漢交錯。元光二年，漢遣馬邑人聶翁壹降誘匈奴，匈奴入寇，漢以兵三十伏在馬邑旁。被單于發現，單于自去，漢的計劃沒有成功。但一場很鬧便從此開始了。

在這次之後，匈奴不再與漢和親，時常進擾邊塞。到元朔元年（前一二八）漢始遣衛青李廣等四將進攻匈奴，略有克獲。自後凡九次出兵匈奴，在元朔二年衛青出兵俘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收復了河南地，設置朔方郡。在元狩二年霍去病深入匈奴右地兩次，克獲甚多。此秋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四萬多人降漢，漢將他們的人分置五屬國，收回匈奴右地設置武威和酒泉郡。元狩四年衛青及霍去病分道深入匈奴，衛青深入匈奴東部達到王庭，霍去病深入匈奴西部封狼居胥山，從此匈奴北去，不敢再近邊界。

匈奴在高帝時稱爲控弦三十萬，全體人民應當在一百五十萬以上，但在武帝時候經過屢次的消耗戰，損失總在十五萬人以上，牛羊的損失更大，不能再行補救。從此以後匈奴和西羌的連絡斷絕，對於西域也聲威大減。漢廷便乘此機會，經營新收復的地方，移民開渠，屯兵築塞，留下漢族在西北永久的根基。

從元狩五年至太初三年，凡十七年間（前一〇二至一一八至一〇二）此期匈奴既深受創傷，不敢再來侵寇。武帝也因為馬少不再北征。在元鼎三年時候（前一〇二）討平南越，南越本是秦的郡縣，秦亡，秦南海郡尉趙佗據有其地自立為王，漢時雖然內附，但只有一個羈縻的關係。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漢發兵去討，至元鼎六年漢完全克服南越，設交阯、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珠崖，儋耳、九真、日南等九郡，回師平東越。元封二年（前一〇九）伐朝鮮，次年平定朝鮮，置樂浪、臨屯、玄菟、真蕃四郡。在元封二年並滅滇，置益州郡。

西域一帶自張騫於建元三年奉使，元朔三年回國，在衛青出師之際，因為知水草處，封博望侯。及霍去病平匈奴右地，西域才暢通，但不甚馴服。在太初元年使李廣利伐大宛，求善馬，太初三年克大宛，自後西域也畏懼漢人的兵力了。

在武帝時代，漢的領土比以前增加一倍，因此他所用的費用也比較從前大得許多。漢朝賦稅本來很輕，在武帝以前只有五項。一是田賦，自景帝以後，定為三十稅一。二是算賦，每人從十五歲至五十六歲，每年納百二十錢。三是口賦，每人從三歲至十四歲，每年納三十錢。四是獻賦。王國和侯國收到的算賦，在百二十錢中獻六十三錢於天子。五是市租，專為工商人而設的。其中只有口賦在武帝時增加了三錢，其餘都未增加。武帝時增加了兩種新稅：

一是舟車稅，民有乘坐的輜車每年納一算（百二十錢），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二是工商的貨物稅，商家的貨品抽價值百分之六（緡錢二千而一算）工業的出品減半，這叫做算緡。商人貨物的價值，聽納稅的自己報告，報告不實在或匿避不報的罰戍邊一年，財產充公，告發的給予沒收財產的一半，這叫做告緡。

此外武帝還特設武功爵，買至第五級可以補官，入財的可以爲郎，入奴婢的免役。然而最要緊的還是新的貨幣政策，和新的專利政策。

在秦的時候，統一天下的貨幣，作成半兩錢。到楚漢之際，官家不再鑄錢，舊的錢也銷毀了。所以在高帝之時，聽民自由鑄錢以增加錢數。於是小錢通行，物價騰貴。惠帝時候雖然禁私鑄，但小錢並未停止。文帝五年才正式鑄四銖錢（當半兩的三分之一），錢文仍爲半兩。聽民私鑄，後來吳王和鄧通（文帝的幸臣）錢滿天下，景帝再禁私鑄。武帝卽位初行三銖錢，後來因爲錢太輕，容易私家偽造，於是再鑄五銖錢，將鑄錢的機關集中在京城的上林苑，大規模的製造，因爲工料比較好，小規模的私鑄無利可圖，於是錢幣便可完全由中央控制了。此外還有白鹿皮方尺，爲皮幣，當四十萬錢，銀錫的合金鑄爲龍馬龜三種幣，都不大通行，只有皮幣限於王侯朝覲以此作爲禮物，可以收一部分的兌價。

關於專利事業，其一爲國營專賣事業，包括鹽鐵和酒。（榷酤）鹽的專賣辦法是鹽官供給煮鹽的器具給鹽商使用，抽很重的稅，同時嚴禁民間私造煮鹽的器具。鐵的專賣辦法是由政府在各地設鐵官，主辦鐵的採冶和鑄造。酒的專賣辦法，是由政府設廠出售。

其他爲國營貿易事業，行於各地地方的是，以前郡國要給天子貢獻土產，現在便將這些貢品不要直運京師，作爲貨本，運到行市最高的地方賣了，這叫做『均輸』，行於京師的是，在長安設局經營網羅天下的貨物，賤卽買，貴卽賣，這叫做『平準』。在這幾種辦法之下，當然國家可以收到更多的收入。

均輸和平準西漢一代未改，權酷罷於昭帝六年，這年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爭論武帝時的經濟政策，後來有人記錄下來，便是現存的鹽鐵論。

武帝的經濟政策，誠然引起許多民怨，然而對外的財政需要，總算解決了。武帝當時最重用的是御史大夫張陽。而稱爲聚領之臣便是桑弘羊，孔僅的一流人。用恐怖政策來推行的，便是趙禹，杜周，王溫舒的一流人，這當然和儒家的主張不合，然而武帝爲的要對匈奴取得勝利，所以一切不顧了。

武帝最後的十五年，（太初四年到後元二年前一〇一至前八七年）這一期中對匈奴是失

利的，遣派李陵和李廣利兩次出師，都敗降匈奴。然而匈奴也國力大損，不能再爲中國患，到宣帝的時候便投降中國了。武帝對於神仙是信仰的，求神仙，迎方士，對各民族的神祠也儘量的接受。爲求神仙起見曾經用了不少的金錢來招攬方士，築造宮殿，修建初廟，並且率領羣臣封泰山，禪梁父，這種無所決擇的鬼神崇拜，便演成了征和元年的『巫蠱之獄』。此時武帝身體不適，有人說是有人埋蠱暗害。命一個巧佞的人名叫江充的來治，他率領胡巫到處捕掘，民死數萬，最後在太子宮中掘，據說掘出木人，太子便只好殺死江充，領兵造反。此時武帝在甘泉，太子和丞相戰城中三日，太子敗，皇后自殺，太子後亦自殺，許多家都連累了。李廣利便是因爲聽見家族下獄，纔投降了匈奴的。

經過這一次的刺激，武帝一切都心灰意冷了。後來有一個老者訟太子冤，武帝便將他任爲丞相，封富民侯，與民休息。在征和四年，有人請求在西域輪臺（今新疆輪臺附近，又唐代輪臺在今孚遠附近，與此不同）。添設一個屯田區，武帝不願多事，下了一個詔書，大意說：

從前官吏們要加民賦，每年三十錢，作爲邊用，這是讓老弱的百姓再困苦，是不可以的。現在又請屯田輪臺了，不久以前貳師將軍（李廣利）敗，軍士死傷離散，朕心中常

常悲痛。現在又要遠屯到輪臺，要起城池和碉堡，是擾勞天下，不是愛惜百姓，朕不願再聽見了。當今務在禁止苛刻和暴虐，禁止擅自向百姓加賦，使百姓努力農事。只加強養馬免稅的法律，來補缺馬，使不缺乏武備算了。

這就是著名的『輪臺之詔』。從此以後，便不再出兵，將方士們也遣散了。專務農事，與民休息。然而武帝已經完成了開拓的任務。在後元二年的春天，這個卽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歲的老皇帝便病逝了。

第五章 昭宣之治

漢代昭帝和宣帝兩代，可以說是中國有歷史以來內政最成功的時期。這時候所憑藉的有兩個很好的遺產，便是秦代以來的政治組織，和漢武帝傳下的廣闊的土地。再加上英明而有朝氣的君主，用上累世承平所培養的人才，自然要古今鮮匹了。在這時候，對外有未經挫折過的武功，對內有成羣著名的良吏，並且物價也降到從秦漢以來到明清爲止的最低點。（自然，物價是否應當低降，是一個繁複的問題，但此一時期的物價低落，確可代表承平的氣象。）

這一個中國有史以來的標準治世，固然是國家元氣累世積蓄，『盤龍結穴』的達到了一個最高點，但也有相當人爲的力量，而和這一個時代最有關係的人，便是霍光。

霍光是河東郡平陽人，驃騎將軍霍去病的異母弟。父霍仲孺曾爲平陽縣吏。霍去病既貴，到河東爲仲孺大買田宅，將霍光攜至長安，時年十餘歲。奉侍武帝左右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被江充所譖，失敗自殺。武帝其餘的四個兒子，都驕縱多過失，只有最小的一個兒子弗陵比較聰敏，在武帝臨終的時候，便選拔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

，前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金日磾爲車騎將軍，共受遺詔，立少主輔政。

昭帝即位共十三年（前八六至前七四年），對於霍光深任不疑。昭帝立時方八歲，立七年，昭帝十四歲，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和上官桀謀反，上官桀詐爲燕王上書，告霍光罪，昭帝明辨這個書是假造的，左右傳從都驚詫了。在昭帝的時候，天下太平，人民安樂。在武帝時開闢的河西四郡地方，到這時已經增殖完美，並且將鄰近河西的金城也置郡了，金城便是現在的蘭州。匈奴在武帝的時候，雖能圍困了李陵和李廣利，將他們先後招降了，但他的國力却被漢兵銷耗淨盡，不能再向中國侵略。昭帝始元二年，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據報告說酒泉和張掖的兵很弱，出兵試擊，可以再收復這個地方。這時漢朝已經得到匈奴出兵的報告，先期準備。匈奴右賢王和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張掖，張掖太守和張掖屬國都尉發兵大破匈奴，犁汗王戰死。後來又試入沿邊，因爲漢朝烽火精明，不能再獲勝利，從此不敢再寇邊了。始元六年，匈奴放還漢使蘇武，求和親。元鳳三年度遼將軍范明友又大破烏桓，匈奴更爲恐懼。

鄯善是西域最近中國的一個國家，國都扞泥城，是在現在羅布泊下游的廢墟。另有一大城名爲伊循城的，在今新疆的婁羌縣。鄯善雖然降漢，但幾次做匈奴的反間。元鳳四年霍光

命平樂監傅介子往刺他們的國王。傅介子到，多帶金銀和綢緞，鄯善王來謁，介子即刺殺他，告諭他們國人說：『王負漢，罪大，天子命我來誅王，更立現時在漢的王弟尉屠耆，漢兵將至，不要動，動便滅國了。』由此立王弟爲王，設善鄯都尉，屯戍漢兵。

元平元年昭帝崩。霍光迎武帝孫昌邑王賀爲皇帝。既卽位，好行淫亂，不親政務。霍光憂憤以告大司農田延年，田延年說殷代伊尹廢太甲，後世稱做忠臣，皇帝不好，可以廢的。於是召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霍光說：『昌邑王昏亂，恐危漢家社稷，應當怎樣？』羣臣驚恐變色，不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按劍說：『先帝託孤將軍，因爲將軍可以安劉氏。現在天下鼎沸，社稷就要傾毀了。今日的議，不能稍緩，羣臣後應的，臣請按劍斬之』。於是議者都說『惟大將軍命』，於是入朝太后（昭帝皇后）以太后詔廢昌邑王。這時武帝諸子，因前俱驕縱，不在議中，近親只有衛太子的孫子名爲病已的，武帝時有詔掖庭（內庭）養視，至此年十八了，師受論語尙書，孝經，慈仁節儉，可以爲嗣，霍光便上奏太后立病已，改名詢，是爲宣帝。

宣帝在位共二十五年（前七三至前四九年）本始二年匈奴伐烏孫，烏孫的漢公主請兵求援，願發兵五萬人擊匈奴，漢發兵二十萬，五道出兵，另遣校尉常惠監烏孫兵。匈奴聞漢兵

大出，傾國遠逃，烏孫兵從後截取，獲三萬九千人，馬牛羊驢騾和駱駝七十多萬頭，匈奴更弱。這一年冬天匈奴再攻烏孫，天大雪，一天深一丈多，人民畜產凍死了十分之九，屬國都瓦解，由此匈奴便不能不和親了。

地節二年，宣帝卽位第六年，霍光薨，宣帝親政以張安世爲車騎將軍，領尙書事。至地節四年，霍光子霍禹及霍去病子霍山謀反，宣帝將他們誅殺。原先，在本始三年，霍光夫人毒死宣帝的皇后許氏，許氏和宣帝本是共過患難的，所以宣帝非帝痛悼。但他却不明白是毒死的，於是立霍光女爲后。及霍光死，從前舊案被發見，於是也廢霍后。許后生前只有一子名奭，仁柔沒有能力，宣帝的另一子淮陽王却頗有見識，宣帝原欲立他，後來因爲不忍負心許氏，只好立許后的兒子，後來便是元帝。元帝卽位後，雖然恭儉愛民，但優柔寡斷，漢家的大業便衰敗了。

宣帝一代的政績，達到漢朝一代的最高峯。他的特長是知人善任。在宣帝一代，真是人才濟濟。當時的宰相有丙吉魏相，韋賢，黃霸，于定國，杜延年，陳萬年，重臣有張安世；大將有趙充國，辛慶忌，常惠，鄭吉，九卿三輔京師官吏有蕭望之，韋玄成，馮奉世，梁丘賀，趙廣漢，尹翁歸，張敞，韓延壽，耿壽昌，太守有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其餘賢者

更不計其數，誠所謂『彬彬稱治』了。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都能做到勵精爲治，至於工匠技巧，元成以後都不能及上。真所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的。

魏相和丙吉的相業，可以說自蕭何以後，曠世莫及。在漢代初年蕭何以一手定一代制度，曹參以後不能有所更定，武帝躬親政治，施行輕重，所失甚多，並且宰相多不得善終，以後竟無人敢做。所以武帝以天縱大略，席先代餘蔭，雖然政有成效，但是並不足爲訓。只有宣帝專任宰相以國政，而自己綜其大綱。官無失人，人無廢事，達到圓滿的境界。

地方官著名的，已見以前舉出的，現在再舉數例。趙廣漢爲太守，精於吏職，和顏接士，推功於下。尤善作鉤距來偵察事情，譬如欲知馬，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到馬，一經比較，馬的貴賤便出來了。郡中盜賊豪俠，其根株和窟穴所在，和吏的違法事，銖兩都知道。長安少年數人謀共劫人，坐語尙未完，廣漢便率領吏卒來捕了。捕到手，供出架富人蘇回的『票』，（漢人稱爲劫質），立刻到盜窟所在曉諭他們，他們聽見趙廣漢的名，便立即服從了。張敞長於文學，治迹略仿趙廣漢，但能表賢顯善，不用誅罰。至於尹翁歸韓延壽也能化行禁止，盜賊滅息，因此人民得着安泰和公平。

宣帝時著名的大將是趙充國。羌人本是青海至西藏一帶的游牧民族，分爲許多部落，這些部落是不合作的，到宣帝元康三年時彼此聯合起來，又和匈奴商量好了，一等到秋高馬肥，便總集向中國內犯，宣帝見情勢緊急便遣充國前去，充國便說：「百聞不如一見，我願到金城先去視察再說」。充國自到金城，發兵乘半夜渡河，到了天明已渡萬餘人，堅築堡壘，不動聲色，羌兵不敢犯。稍遲以後，充國知羌人自己攜貳。便宣布羌人能斬大豪一人來降賞四十萬錢，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並給他各豪財物，因此羌人自相殘殺，多降充國，於是更擊光零羌，大破了他們。便在邊塞上實行屯田，爲持久計，分給步兵一萬多人去種。屯田一年以後到神爵二年，羌事便完全平定了。設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匈奴到五鳳元年，五單于爭立，帝遣使弔災。最後呼韓邪單于得到勝利，平定諸部，再歸到單于庭。至五鳳四年（前五四年）匈奴呼韓邪稱臣，遣弟入侍，到甘露三年（前五一年）正月呼韓邪單于入朝長安，二月遣還。從是中國和匈奴的名分完全規定。西域自烏孫以至蔥嶺以西都尊中國爲上國。在呼韓邪來朝之時，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匈奴無不瞻仰，這不但宣帝一代功績的頂點，也要算漢代隆盛的頂點了。

第六章 王莽的興起及其覆亡

王莽的興起，是一個必然的事和一個偶然的事交會的結果。必然的事是漢代衰敗了，在一般知識分子之中，覺得要改制和易代，王莽的新朝，便從這一個觀念下產生。偶然的事是外戚王家在這時候利用機會，代漢而起。

武帝和宣帝兩代，達到專制政體成功的極峯。尤其宣帝時代的成功，可謂盡古今邦治的大成。然而宣帝時代，前半截有『公忠體國』的霍光打下好的基礎。後半截有宣帝的『知人善任』，使得著名的丞相丙吉和魏相率領羣臣，俱稱吏職。這種靠一個人來關係天下的安寧或危亂的辦法，自然是一個靠不住的事，所以宣帝死了，這個局面也換了。

元帝是一個平凡的人，不像宣帝的天才，在宣帝乾綱獨斷局面之下，元帝不能爲繼。元帝即位，任用外戚史高，而蕭望之，周堪却是舊時的師傅。同時弘恭和石顯，又是元帝信任的宦官。結果史高和石顯勾結，把蕭望之排擠掉了。因此國內的政治大權，到了石顯的手中。成帝即位以後，雖然流放石顯，但宮庭裏邊，成帝寵信着奢而妒的趙氏姊妹，在宮庭之外專任着舅家王氏弟兄，以至郡太守和王國的國相這一類的地方官，都是出在王家弟兄的門下

。成帝無子，以姪哀帝繼承，用的是祖母的外家傅氏和外家丁氏，寵愛着嬖人董賢。雖然想取法武帝和宣帝，但在這個局面之下，當然學不像了。

自從秦漢以來，『五德終始』的理論，早已深入人心。這種理論，便是每一朝的帝王都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一種德行。五行是循環的，所以朝代也是循環的。早已明示沒有一個朝代可以永久。在宣帝時候，已經有一個儒生眭孟因天變上書，有一段說道：

先師董仲舒說過，雖然有能夠承繼並且能夠守文的君主，也不妨害聖人的受上帝的天命。漢家的祖先是堯，有傳國的命運，漢帝應當……徵求賢人，禪讓給他帝位，自己退封百里，如同殷王和周王的後人。

這種理想的荒謬的話，雖使上書的人因而被殺，但二十年後又有一個蓋寬饒，又上書說同類的話，也因之送死，成帝時大臣谷永又因天變上書，說：

白氣起到東方，這是賤人應當興起的徵兆；黃塵塞到京師，這是王道將要廢滅的徵兆。

稍後，在成帝時，方士甘忠可說：『漢家逢着天地的大終；應當再向天受命』，並且貢獻他受命於天的法術，雖然他因為『假借鬼神，欺上惑衆』下獄而死，但他的弟子夏賀良又向哀帝獻策，哀帝並且一度信了他的話，改建平元年（公元前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自稱『陳聖』

劉太平皇帝』，哀帝正在這時大病不止，在毫無效驗之下，哀帝甚至表示要禪位給不倫不類的嬖人董賢！可見這類複合的觀念是一步一步的加深，從儒生推到天子了。禪讓的觀念，如此的一天深似一天，王朝的政治，如此的一天壞似一天，自然給予哀帝死後當政的王莽一個最好的機會。

王莽的王家的興起，本是一個偶然的事。當元帝做太子時，他的妃子死了，太子悲痛到極點。長日精神恍惚，宣帝叫皇后覓些女子，可以調解他的，皇后選了五人，並囑近身的宦官，探聽太子的意思，太子本來沒將他們放在眼裏，勉強答道，中有一人可以，並沒有說是誰。那個宦官因爲五人中有一人穿着寬邊的長衣，並且接近太子，便認爲是他，照稟皇后，皇后將他送到太子宫裏，他叫王政君，是魏郡元城人（大名府元城），到太子宫裏後，他最先生皇孫，這就是後來的成帝，王政君因此成了正式的太子妃。

元帝卽位，太子妃成爲皇后，皇孫成了太子，元帝晚年皇后失寵，太子又喜歡宴樂，元帝雖然有意廢太子，但終於被他的遲疑不決的性情耽誤下去了。成帝卽位，元帝的王皇后成爲太后，王家從此專政起來。在王家的子弟都是驕奢淫逸，只有王莽謙恭儉樸，博學多通，交結賢俊，穿着和儒生一樣，因此得着他們伯叔們的賞職，並且得着一般儒士的愛戴。到成

帝綏和元年（公元前六年），已經以三十八歲的年歲，做到大司馬了。次年哀帝即位，王氏雖然都能免了，但元帝皇后又是一個長壽的婦人，哀帝死後，元帝的王皇后尚在，因此王莽又乘此千載的良機執政了。

當王莽罷政的時候，被遺歸到王莽的新都侯國（在今河南）吏民上書爲他請求的有一百多次，後來應舉到朝廷的士子也都稱頌他，哀帝再召他回京，陪侍太后，他回京一年多，哀帝死了。這時傅丁兩個太后也死去，大權又落到七十二歲的王皇后手裏，於是哀帝死後不到幾天，因爲全朝幾乎一致的推舉，和太皇太后的詔令，王莽又重爲大司馬，這時便由他的手選元帝的孫子，九歲的中山王做天子，這就是漢平帝。

次年，王莽進號太傅安漢公，位在漢諸親王以上（漢代稱爲諸侯王的），並且太皇太后下詔說：『自今以後，只有封爵才上呈太皇太后，一切的事都由安漢公處分了』，這時平帝雖然名爲天子，連自己的母親也不得見面！王莽並且以他的女兒做平帝皇后，然而平帝却在即位以後的第五年（元始五年，紀元五年），不明不白死了，據說便是王莽毒死的。

不錯，在這短短的五年，他也行了不少的善政，他封從先功臣和宗室的後代一共二百人，有許多是應當封而沒有封的，這時補封了。他令官吏自『二千石』以上的（太守以上）終

身食原俸的三分之一。有一個荒年，他獻田三十頃，錢百萬，給予貧民，同僚仿行的二百三十人，他在長安城中爲貧民起了五條街，房屋二百所，他在郡、縣、鄉聚，都設了公立學校，稱爲學、校、庠和序。他擴充京師的太學，增加五經博士人數，每經從一人擴充到五人，五經以外又添上樂經。太學學生的人數也加到一萬多人，又給太學建築宏大的校舍，其中學生的宿舍便有一萬多間。他又徵求全國知道逸經、古記、天文、歷算、樂律、文字訓詁、醫藥、方技、以及五經、論語、孝經、爾雅的人，由地方官以優禮遣送到京，前後應徵的有幾千人，都令在殿庭記述所學，這些事情都是漢代以前的君相未做到的，然而王莽這樣做了。

王莽是一個高個子的人，紅紫色的面龐，大而嘶的聲音，頭頂的上面已經禿了。他的儀容舉動，是引人欽敬的。但他是一個機巧的人，他做事可以反面無情，甚至自己的兒女，也不會原諒，然而他却做事很周密，在他的前半輩子，沒有人懷疑到他的誠意。他是一個儒生，他相信儒家。他也和一般漢代儒生一樣，相信陰陽五行和符瑞，所以他也相信陰陽和禁忌，調整好可以達到天下太平的境地，他雖相信儒家的學說，他很有理智且很能自制，但他決不是一個忠實的殉道者，他也有了一肚子的私利，他滿望着把持權位，傳之子孫。所以在道義和權利衝突與矛盾之中，他只有以自己的利益爲主要的標準，而在外面儘量加上儒家修齊治平

的裝飾。雖然，一部分是不需要的，因此便越來越不實際了。他前半截成功在這一點，他後來失敗也在這一點。

平帝死後，王莽便來了一套『攝政』的把戲，他經過問卜和看相之後，選了一個兩歲的宗室名曰子嬰的，（和秦王子嬰同名）做平帝的後嗣。他因為據說說武功縣長陶井，得白石，上有丹漆的文字，『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因此他受同僚的推戴，和太皇太后的詔令，實行『居攝』。他令臣民稱他爲『攝皇帝』，祭祀及朝見太后時，稱假『皇帝』，『假』是暫代的意思。

在居攝的頭兩年間，有人討伐王莽，都失敗了，第三年（公元八年）王莽便以居攝三年改初始元年，不再稱居攝了。但仍對太皇太后稱『假皇帝』，次月，便授意一個蜀人哀章，拿了一個銅盒，送到漢高祖廟，裝上兩卷東西，一卷題爲『天帝行璽金匱圖』，一卷題爲『赤帝行璽劉邦傳予黃帝金策圖』，王莽受了這個銅盒，便在這一年十二月朔癸酉，改爲始建國元年正月朔。王莽便做了真天子了。

在他做了真天子以後，他除去改正朔，易服色，修宗廟，準備王姓子孫萬年之業以外，他也想做點社會改革，便是井田，和廢除奴婢之事。社會改革的思想本來是儒家一貫的主張。在武帝時董仲舒上書已經主張限田，到哀帝時師丹和孔光輔政主張限民名田，也給豪貴反

對而罷。然而在一概儒生的希望却是分十井田。王莽現在要坐致萬世的太平，爲什麼不行先王最重要的井田呢？

因此在始建國元年，他便下詔說：

在古代的時候，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有田百畝，抽稅十分之一。於是國家豐給，人民富裕，大家也都發出頌讚的聲音了。秦作爲無道……壞聖人之制，廢井田，所以人們可以互相吞併旁人的土地，貪心也發生了。……又設奴婢的買賣，和牛馬同欄。……今名天下田爲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人而田過一井（九百畝）的，分餘田給九族，鄉里，鄉黨。

這種理想非王莽一人的理想，而是儒家思想的結晶。然而就理想說，還不夠澈底。因爲以一家爲單位的農場，不做成集體式的農場，其結果必歸私有，這就是造成分配不均的原因。況且一家可以有到一井，仍然保存着貧富的界綫。此外對於奴婢只是不許買賣而已，並沒有得着解放，這都是不澈底的。但是即這一點改革也遇見了不少的阻礙。最後，『坐買賣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到了始建國四年，有一位中郎將區博上言：

井田雖然是聖王之法制，但是早已經廢止了。……現在違反民心，追復千載以上已經絕滅的痕迹。雖然堯和舜復生，沒有以百年計算的準備，不能再行了，現在天下初定，萬民新附，真未可施行。

因此，王莽下詔說：

諸所有記名在王田收穫的，對於王田皆得賣去，不再拘着法律。犯私賣人口的，且一切不治。

換一句話對於井田和奴婢兩件事，法律不再有效了，這等於取消從前的法律。

除了關於土地和奴婢的法令外，王莽關於經濟上的改革有六件事。

(一)國營專利事業。武帝時國家已實行鹽鐵和酒的專賣，其後昭常時廢了酒的專賣。王莽除恢復酒的專賣，更推廣國家獨佔的範圍及於銅冶和名山大澤的開發。

(二)國營放款事業。人民因需用時，可以向政府借款，其祭祀和喪事借款，不取利息。祭祀十日，喪事三月歸還，人民經營生業，向政府借款，每年納息照純利的十分之一。

(三)國營平價事業。凡五穀布帛絲綿等日用之物遇滯銷時，由政府照本收買。政府在各地算出這些貨物每季的平均價格，若市價超過平均價時，按該地方平均價出賣。政府並運輸

到貨物平均價格較高的地方出賣。

(四)凡荒棄土地，不耕的田和城郭中的空地皆有稅。

(五)凡無業的人，每丁每年須繳納布帛一匹，不繳納的由國家供給衣食，強迫勞役。

(六)所得稅的創始。對一切工商業（包括漁、獵、畜牧、巫、醫、旅店、以至婦女的養蠶，紡織和縫補）取純利十分之一，叫做『貢』，政府收入的『貢』，即作為放款給人民的本錢。但和現代所得稅不同的，因為沒有累進的差別，和免徵的界限。

以上的制度，除銅冶的專利始建國五年廢去外，山澤的專利在地皇三年廢去。其餘大約收得一部分的成功。例如第三項的平價事業叫做五均司市的，到東漢初年還有存在的痕跡。

然而王莽雖有善法，自己却不能善其後。第一，王莽以虛偽起家，結果處處不信任人，也不能令人相信，在其中發生出若干不幸的變故，對於自己兒子也殘害起來，許多功臣也不免叛變起來。第二，王莽太好翻新花樣了。官制方面，改大司徒為義和，後改納言，大理為作士，太常為秩宗，大鴻臚為典樂，少府為共工，水衡都尉為予虞，郡太守為大尹或連率，都尉為大尉，縣令縣長為宰等，名號盡變，不能全記。在地方制度方面，許多郡和縣都改動了漢代之原名。并且依周官和王制之說仿置率正，連率、大尹、屬令、屬長、州牧等名稱，分

常安城旁爲『六鄉』。三輔衆縣爲『六尉』。河內、弘農、河東河南、潁川南陽一帶爲『六遂』。又仿古制分成『六服』，每服定一千八百諸侯，總會萬國，因以官吏和人民往往爲新的名字所迷罔。

這已經夠擾民了，他最大失敗的原因還在幣制和軍事方面。

自漢武帝元狩五年官家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餘萬萬，時人都感覺着無如何的不便。王莽居攝，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之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又造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共爲四品。王莽卽位以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六種貨幣，其中金貨一種，銀貨二種，龜貨四種，貝貨五種，錢貨六種，布貨十種，共計二十八種。在這二十八種之中，可以看出有幾個特點。第一，在這二十八種之中，實際只有等於五銖錢的是主幣，其餘仍然是輔幣，而輔幣的比價，又都是大於主幣的，只有紊亂金融的影響，毫無好處。第二，龜貝等物本不適於作貨幣的，王莽來作貨幣，是向原始時代去開倒車。所以結果百姓仍用從前的五銖錢，不肯用新制，雖然嚴刑峻法，亦無甚效果。換了好幾次，到了天鳳元年（紀元十四年）才改鑄與五銖相等的錢名曰貨泉的，貨幣才能安定。然而可惜恢復太晚，時勢已經漸漸的嚴重了。

王莽要實行周制，從前受漢朝冊封的匈奴單于改璽爲章，四夷的君長也改王爲侯。爲着此事，匈奴和句町（在廣西西部及越南北部），先後背叛。王莽遣十二將領兵三十萬，十道並出，來伐匈奴。因爲兵士和軍用徵發的騷擾，內郡人民已經不少做了盜賊。又因出征兵士屯在北邊，糧食不繼，兵士困苦，便無法維持紀律，五原代郡一帶受禍最甚，邊郡人民也做了盜賊。幾千人爲一夥，轉入旁郡，盜賊雖然平定了，北邊郡縣也空虛了。同時因爲伐，匈奴徵調高句驪的兵，高句驪也反叛了。征句町的大軍又因爲氣候不適宜，十分的六七死於瘟疫。益州（四川）也因此空虛。

漢家鐵打的江山，王莽輕輕的接收過來，本來沒甚問題。但他自己故爲煩擾，『勵精圖亂』，多出許多事端。到了天鳳四年至地皇三年（公元十四年至二十二年），不幸國內連年發生大規模的天災，始而枯旱，繼而飛蝗，最重的地方是青徐荆三州（今山東及江蘇北部，又河南南部及湖北）到處饑民暴動，又函谷關以東的饑民流到關中逃荒的便有幾十萬人！暴動的饑民，起初只是游蕩搶奪着爲的求食，常盼年歲轉好，得歸故鄉。他們無文告旗幟，他們沒有魁帥和名稱。他們俘獲官吏也不敢殺害。不幸官吏剝撫乖方，他們漸漸團結起來，和社會本來不饑的野心分子以及梟悍分子結合，遂成了許多大股的叛亂勢力。起原於青

徐二州的成爲赤眉賊，起原於荊州成爲綠林賊，綠林賊又分爲下江兵和新市兵。

饑民不斷的暴動着，越捲範圍越大。到了地皇二年，（公元一二年）派太師義仲景尙，更始將軍護軍王黨擊青州和徐州，同時又再擊句町，並轉天下的穀帛到北邊諸郡，每郡以百萬來數，準備擊匈奴。王莽不相信人，因爲從前東郡太守翟義討王莽，所以此時不許各郡自己發兵擊賊。同時王莽又是一個護短的人，不許人批評他的過失。

這時曾以勦賊立功，領青徐二州牧事田况向王莽上書，大致是：

（一）賊起以後不督責郡縣平定，只派大員辦理，郡縣只重辦軍差，郡縣不得休息，道上空竭，盜賊更多了。

（二）現在不應多派大員，應當責成郡縣，明賞罰，堅壁清野，賊必困，招之必降，擊之必滅。

王莽不用田况建議，反將他免職。次年二月，景尙戰死，四月再派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帶領大軍十餘萬東出。廉丹又戰死，全國震動。

地皇四年（紀元一二十二年）三月南陽諸軍立宗室劉玄爲皇帝。五月王莽又發兵四十餘萬，會於洛陽。這支兵又在昆陽爲南陽宗室劉秀所敗。因此到處都響應了『革命』的兵。到了十月

各路兵攻入長安，城中市民也暴動起來。當政二十三年，即天子位十一年的王莽終於在未
央宮漸臺被殺了。



第七章 東漢的中興及明章時代的發展

王莽末年起兵的，最先是青徐二州的赤眉，其次是南陽附近的新市平林兵。新市平林兵中有一別支，便是舂陵兵。新市平林兵因爲接近長安，所以先攻入長安。在未入長安之前，新市兵和平林兵立漢朝支裔劉玄爲天子，改元更始。

劉玄爲人實無甚才能，當時最有本領的是舂陵兵的領袖劉縯，他和劉玄是遠房的堂兄弟。劉縯的名字在王莽時候，已經是最爲王莽注意的了。但因爲各支兵都不願居人下，劉縯的紀律嚴整，尤其爲其他各支所畏。因此便決定立一個庸碌無能的劉玄，好做他們的傀儡。劉玄卽位之時，對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語，拜劉縯爲大司徒（卽丞相）。這時正是王莽派司空王尋，司徒王邑領兵四十萬攻昆陽之時。劉秀領兵來救昆陽，自率敢死隊三千人衝官軍的中堅，王尋在這時陣亡了。這時正大風大雨突然襲來，城外城內互相接應，夾擊官軍。官軍紛紛的逃散了，王邑只領殘餘卒數千人回到洛陽。這四十萬軍的瓦解，也差不多是不戰而潰，人心的瓦解代表着王莽新朝的瓦解。

王莽的四十萬大軍脆弱得不堪一擊，劉秀當時也沒預料到的。命運的指使，劉秀改變

平日怯弱的作風，冒死一拼，結果大成功了。所有王莽四十萬人的軍械輜重都入了劉秀手中，劉縯和劉秀的實力大增了。更始的部將便找一個機會抓住劉縯把他殺了。劉秀統兵在外，問訊立即馳往宛城，向更始謝罪。沿途有人弔唁他，只自引咎，不交一句私語。更始於是拜他爲破虜大將軍。是年更始入駐洛陽，卽派他『行大司馬事』去安撫河北的州郡。這時，劉秀的實力已經完全交給更始，當他渡河時候，除了手持麾節以外，一點軍隊也沒有。他只如同從前州牧一樣，作一個中央的特使。但人心思漢，他又善於處置，人心甚悅。

只是在這時候，卜者王郎在邯鄲自立。他冒了危險到了信都，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於是王莽的和戎卒正（卽鉅鹿太守）邳彤，以及上谷太守耿况，漁陽太守彭寵，都以兵來會，才誅滅王郎。更始這時已入長安，乃遣侍傳御史持節立劉秀爲蕭王。

這時在長安的更始皇帝政治不修，諸將橫暴不守法度。所授官爵皆羣小沒有知識的，不堪任職。而諸將又自置州牧太守，百姓不知所從，更思莽朝。這時劉秀自薊（北平）至范陽（保定），於是羣臣奏上尊號。劉秀便在鄗縣（高邑縣）卽皇帝位，是爲東漢光武帝。從此不再奉更始的命令了。

在這個時候，青徐的盜賊赤眉首領樊崇攻入長安，別立山東半島所崇奉的城陽景王劉章

的後人劉盆子爲帝，更始被殺。光武便統軍來攻赤眉，樊崇和劉盆子降了光武。這時河南，河北，關中已定，光武因爲左右多函谷以東的人，於是捨長安而都洛陽。先後派遣蓋延破睢陽的劉永，祭遵破漁陽的彭寵，馬成破盧江的李憲，耿弇破臨淄的張步，於是函谷以東都平定了。他又親征破隴西的隗囂，收復河西的竇融，又派岑彭吳漢會兵攻滅在成都稱帝的公孫述，詐稱武帝曾孫的盧芳也只好逃入匈奴了。至此漢土復歸一統，光武便以景帝後裔的資格，遙承西漢，成就了『中興之業』。

光武雖然是皇族，但族屬已經疏遠了，和平民無異。不過家境還相當過得去，所以他在年少的時候，曾經在長安的太學受尙書，並且略通大義。在後漢書曾經有幾篇詔書，據後人考訂出自他的手筆，文辭可觀。當時他的功臣有許多也是受過西漢末年或王莽時的教育的，甚有修養。在他一個有儒術訓練的人領導之下，再加上許多有儒術訓練的功臣，無怪要政術彬彬，號稱邽治了。他深知『一姓再興』起源於『君臣舊義』，而王莽失敗，最大的一個原因，是彼此互疑，所以對於君臣的情感，總是誠懇的維持着。雖然他並非十分寬弘大量的人，但對功臣們的處置，確是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個人。

他自平定公孫述之後，便厭兵不談。他的著名二十八將自鄧禹賈復以次，都解除兵柄，

以列侯就第，雖有任用，亦多屬文職，他們終身保全，不遭誅譴。回想高帝時代，雖然也保全多數的功臣，比精神失常的明太祖好得多。但高帝對於功臣始則大都縱容，繼則仍然將權力最大的幾個加以誅戮，總算光武有辦法得多了。他又興建太學置五經博士，凡三公之官都用宿儒充任，不但學校大興，結歡士民，並且提高全社會的文化，培植全社會的風俗，人文蔚起，至三國而不衰。他卽位後常常在內廷召集公卿郎將等官，詢察民瘼，觀納風俗，這樣內外不懈，百姓自得寬息休養，當然會得到天下太平的效果了。

光武有些地方不夠寬弘，例如他喜歡用南陽人，曾經受着當時的譏諷。然而他却有光明坦白的美德。當時新降的部下說：『蕭王推心置腹，安得不投死乎？』馬援和公孫述是同鄉，他到蜀見公孫述，公孫述大招待，禮數甚繁，馬援便辭歸。說：『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見了光武禮數甚簡，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馬援大爲佩服。

光武有一次和功臣讌語。從容和他們說：『你們倘若不遇見開國之際會，你們自己覺得祿位可以到多大？』高密侯鄧禹先對說：『臣少時曾讀過書，可以到郡文學。』光武說：『怎樣這麼的謙虛呢？你鄧家的子弟，志氣品行都修齊整潔，爲什麼不能作功曹掾呢？』其餘

的功臣以次對到馬武，他說：『我從來武勇，可以作太守和都尉，來督察盜賊。』帝笑着說：『且不要作盜賊送到亭長那裏去，那便好了。』馬武嗜酒，闊達敢言，光武也縱所欲言，無所避忌。光武善於駕御功臣，對於他們的過失，頗能原宥。遠方貢獻珍物也都賞賜功臣，皇帝的太官並無多餘的。

會稽人嚴光字子陵是光武的同學，從小便有高名。光武做了皇帝，他便隱身不出。光武想到他，指出他的像貌到處去找。後來齊國上言說有一個男子披羊裘在湖沼上釣魚，類似着他。光武疑心是他，於是安車專使來聘請。到了洛陽以後對於富貴毫無所動，最後還是回到富春江畔的原籍去了。此外還有太原的周黨，北海的逢萌，太原的王霸，也都隱逸不仕，光武加以禮徵，終不強屈。至於王莽時託病告歸的卓茂，備受榮寵；不仕公孫述的李業和譙玄，加以撫卹，對於後來的氣節確有大影響。

然而光武的局面也有他不够恢宏之處。第一，他太崇節儉了，有許多在西漢必要的官吏，例如郡都尉，管理一郡武事的官，他也廢棄了，都尉廢去了。郡的常備兵也廢去不練。因此此在東漢一代郡太守和縣令便對內不能平土匪，對外也不能防外寇（緣邊各郡雖然有兵，但外寇一入內郡，便不能抵禦了）。這件事到了東漢中期以後，倘若有亂事，必定等擴大以後

，才派重臣來剿，三國初年的割據，實由此釀成。

第二，光武因爲力圖節省的原故，在建武六年省併全國的縣四百多處。建武十年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建武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民於河東。後來定襄五原雖然恢復了，但省併的四百多處縣邑，仍未恢復，這些地方以北邊一帶爲最多，所以東漢邊務實不如西漢的完備。

尤其貽謀不善的，便是光武一代不信任三公。在西漢時代，國事掌在丞相府，縱然有權臣當政，國家大事仍舊要經過丞相。到光武時沿用西漢末年和王莽時的舊制，將國事分給司徒，司空，太尉三公分管。然而這三公也實際無權，國家的行政已經不出三公府而出於尙書省了。尙書省有一個尙書令，五個尙書。他們的性質是天子近臣，所以不能像丞相爲國家重臣一樣，可以和天子力爭得失。本來在一個君主專制政體之下，國家是永無長治久安之可能。但光武的不任宰相制度之下，使得政治壞的更容易些。

明帝性情比較苛察，章帝性情比較寬厚，在明章二代三十年中，使得漢代的國力更爲充實起來。中國對外的發展在光武時已有基礎，光武建武十六年的時候，交趾女子徵側叛變，到建武十九年（四三年）伏波將軍馬援斬徵側，並且在居風（今安南清華附近）打了一個極

大的勝仗，叛黨全平，因此在日南郡的南境，約當現在伐勒拉角的地方（Cape Varella）的山上，立了兩個銅柱，作為漢家的南界。

就在這時稍後的時期，匈奴連年大旱和蝗蟲，赤地千里，烏桓乘這個機會來攻擊匈奴。從此匈奴向北移去幾千里，大漠以南的地方便空虛了。在西漢時代，呼韓邪單于約自己的兒子，依次序立做單于，所以到光武時的呼都而尸單于六代，總是弟兄相及。此時呼都而尸死了，子蒲奴立。當時烏珠留的兒子比，領南方八部，心不自安，在建武二十四年（四十八年）自立為呼韓邪單于，從此匈奴分為南北單于。南單于在建武二十六年歸降，入居西河郡的美稷縣，（今綏遠南境）。

至明帝即位，在五原置度遼將軍營，斷絕南北匈奴相通的道路。到明帝永平十六年，（七十三年）以竇固耿秉為將伐北匈奴，他們到了天山取呼衍王地設置伊吾廬（今新疆哈密縣）的屯田。

當王莽晚年，中國不靖，西域諸國只好服屬於匈奴。至光武時想到漢朝的寬仁，不願受匈奴的苛暴，請願歸漢。並求都護，光武不願生事，不準其請。此時竇固便派假司馬（代理的司馬官）班超往使西域。先到鄯善（即樓蘭，在今羅布泊西北岸的廢城），鄯善王廣待班超

甚爲恭順，數日之後，忽然怠慢，班超知道有匈奴的使臣來到。他這時候手下只有三十六人，他就招待他們飲酒，酒興正酣，便和他們說，你們和我都在絕域，現在匈奴使才到幾天，他們待遇便不對了，萬一他們把我們送給匈奴，那就壞了。如今之計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只有乘夜攻匈奴使者，如其成功，鄯善也就破膽了。於是乘天大風的夜往奔匈奴營，超令十人持鼓藏匈奴人舍後，約曰見火即鳴鼓大呼。其餘二十餘人都執兵器和弓弩，夾門伏着，超乃順風放火，前後鼓噪，匈奴驚亂，共殺死一百三十多人，第二天召鄯善王，以匈奴使者頭給他看，並告訴他竇固大破匈奴之事，對鄯善加以安撫。他便自願歸漢，以他的兒子爲質。班超到于闐，（今新疆和闐）于闐王降漢。又到疏勒廢匈奴所立的王，改立親漢的王。

在此時候耿秉和竇固又伐車師，定車師兩部之地，請置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到章帝初年，焉耆和龜茲的兵攻殺西域都護陳睦，北匈奴車師的兵圍戊己校尉耿恭和關寵。章帝救耿恭回朝。此時班超在疏勒，便召他回來，到了于闐，諸國的人紛紛抱着馬脚，哭泣請留。因此發康居于闐等國的兵，擊破姑墨，（今新疆拜城）帝給兵千餘人，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使綏集西域各國。因此他又發于闐等國的兵擊降莎車和龜茲，此時爲元和三年（八六年）。班超於是威震西域，和帝永元三年（八六年）以班超爲西域都護。到和帝永元六年（九四年）

從先攻沒都護的馬耆，尉犁，和危須三國也爲班超所破，從此西域五十多國也都奉質子到長安，稱臣納貢。就是帕米爾之西數千里以外的國家，也重譯來奉獻了。

明帝時還有一個可以注意的事，便是佛教的輸入。佛的始祖名瞿曇悉達，(Siddhattha Gautama Sakya) 是天竺(印度)迦比羅國淨飯王的太子，生當公元前五世紀。此時印度盛行的婆羅門教，把人民分成四個貴賤不同的階級，教規煩雜而不合理。他對於當時支配着人類生活的宗教感覺到不滿。於是他便徧訪名師，要想找一個對宇宙和人生適當解釋的通理。總是找不到。他便獨自到北面的雪山中苦行思索，積了好多年，才發現正當的解釋。於是他便出來一意布道，後來稱爲釋迦牟尼佛。

他的教義是從覺悟來解釋宇宙和人生的『究竟』，他的生命的觀念是一切生物都平等，他貫徹他教義的原則便是慈悲。他傳授了一千二百多弟子，尤其著名的是阿難和迦葉等十大弟子。他們有不少發憤忘食的思想家，和教人不倦的宣教者。因此佛教的勢力便雄厚起來，到周秦之際(前三世紀)印度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oka)便正式定佛教爲國教，而中央亞細亞大部分都成了佛教的勢力。

最可惜的是佛教的教義本來是一個簡潔的宗教，他對於神道不固執的觀念，比較一神教

歸本於上帝，然而上帝還是一個謎的觀念，的確還要進步。但是佛教不幸起原於印度，釋迦的弟子一代一代的傳下去，印度的婆羅門教中繁複的神祇終於摻入了簡潔的佛教，同時印度氣候和煖，生活容易，也使得佛教教義中退居的意義超過奮發的意義。因此佛教到各處的傳播還是靠着神道的崇拜，和僧侶的生活，教義的研究還是次要的事。

佛教由印度而中央亞細亞康居和月氏，更由中央亞細亞傳到天山南路，到漢明帝時中國已有佛教傳入了。當時已經有楚王英畫了佛像禱祀。明帝對於佛教的印象也不錯。與楚王英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到明帝永平八年（紀元六五年）遣蔡愔等使西域求法。永平十年（六十七年）蔡愔等偕佛教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返洛陽，帶到中國的有四十二章經，明帝在洛陽建白馬寺，這是中國有佛教經典和佛教寺院的開始。

第八章 外戚和宦官的消長及東漢西北的大事

中國從古以來便是君主專制政體，天下的官吏都是只對天子一人負責，因此一代的盛衰成敗全以君主一個人為關鍵。漢朝的政治組織，嚴密完整，在歷史上是少見的。然而最後的關鍵還是繫於君主一人，所以雖然有幾個興盛時期，結果仍然免不了衰敗的命運。

君主傳了幾世一定都是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人。不論如何的聰慧，他對於外界情況總是隔膜的。而且，一個朝代的朝政維持下去，多半仰賴於一般元老大臣，當一個年輕的君主見到元老大臣，自然是一切都不自然。遠不如對母家的親戚和左右的侍臣可以盡情傾吐。所以年輕的君主更換的越多，則外戚和宦官的勢力越大。倘若君主的即位年紀更小，需要母后攝政，那就因為母后對大臣商量不方便的關係，外戚和宦官的勢力更容易增長了。

東漢自和帝以後君主多是年幼即位，並且壽命都是短的。所以國家大政起先落到母后手中，結果國家大政為外戚和宦官控制。衍變的結果變成外戚和宦官對立的局面。不過外戚和外戚之間，彼此常有利害的衝突；宦官和宦官，彼此却可以成立一個利害相共的集團。外戚

勢力龐大的結果，直接可以危害到皇位的安全；宦官勢力龐大的結果，只養成政治的貪污。雖然終於妨害帝國的生存，但當下並不至於直接顯現出來。依照前一個理由，宦官是個比較永久的集團，所以外戚不是宦官的對手。依照後一個理由，君主根據本身的利益來考慮，還是寧可利用宦官，所以在東漢的晚期，最後是宦官的勢力，得到了決定的勝利；使得東漢帝國走上滅亡的道路。

東漢各帝的皇后家中，光武郭后和陰后家，都無外戚之禍；郭后被廢，但光武對待郭后恩禮如常。明帝即位對待母家陰氏，以及廢后郭氏之家均有恩禮，但不煩以政事。明帝馬皇后出自伏波將軍馬援家，常以西漢外戚覆亡的事爲戒，故其家迄無禍敗。東漢外戚之禍起於章帝時代。

章帝皇后竇氏無子，宋楊兩個貴人有子，竇后譖殺兩貴人，廢宋貴人生的太子慶爲清河王，養楊貴人的太子肇爲子。章帝崩，太子肇立，是爲和帝。竇后臨朝，用他的哥哥竇憲爲大將軍，專斷朝政。和帝年長，與宦官鄭衆定謀，將竇憲殺了。這是君主和宦官聯絡，謀去外戚的第一步。後來封鄭衆爲鄭鄉侯，常與議事。不過和帝尙能委政大臣，休養生息，鄭衆尙無若何的劣跡。

在和帝生時，屢次生子都死亡了。就把皇子寄養在民間。和帝崩，皇后鄧氏收回了一個生才百餘日的皇子，立做皇帝，一年就死了，是爲殤帝。繼立清河王的兒子祐，是爲安帝。鄧太后臨了十五年的朝，太后死後。安帝才親政，放逐鄧氏，用安帝皇后的哥哥閻顯，耿貴人的哥哥耿寶，乳母王聖，宦官江京李閔之流。閻后黨子，後宮李氏生子寶，立爲太子，閻后譖殺李氏，廢太子爲濟陰王。但鄧太后死了四年之後，安帝也死了，閻皇后和閻顯祕謀，迎立章帝的曾孫北鄉侯懿爲天子。

不久北鄉侯死了，閻后密謀外徵王子，宦官孫程甚爲不平，因與宦官十九人共相結誓，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殺閻顯，遷太后於別宮。孫程和鄭衆在宦官之中還未曾作惡。順帝立後第七年立后梁氏，信用后父梁商，梁商在外戚之中也還算安分守己的，梁后立後十年，梁商死去，梁商的兒子梁冀接他的手，便大爲專權驕縱起來。

梁冀和竇憲是同樣專權的，只是竇憲尙是國家的虎將，曾經對外立功，並且對於朝政舉措，也沒有甚麼失策。梁冀便不同了，他的出身是一個豪華的無賴子弟，他當政以後，只知道專權作威，陷害了忠臣李固，並不能作什麼事蹟。順帝死後，太子冲帝一年而死，太后和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孫清河王纘，是爲質帝，質帝年少聰敏，爲梁冀所忌，把他毒死，又迎立

蠡吾侯志，是爲桓帝。這時大權全在梁冀手中，桓帝不平，但滿朝都是梁冀的人，只好和宦官單超，具瑗，左瑄，唐衡，徐璜五人合謀，將梁冀殺掉。從此以後桓帝不再相信外戚，只任宦官，漢家天下外戚專權的局面告終，宦官亂國的局面開始了。

西漢成帝時，外家王氏的譚，商，立，根，逢時同日封侯，人稱爲王氏五侯，立了後來王氏篡國的基礎；到東漢桓帝時，宦官五人又同日封侯，也成立了宦官當政不拔的基礎。他們的兄弟親戚布滿全國，貪污穢濁，百姓因此起爲盜賊，成了天下的亂源。

當時士大夫之間，專尙氣節，評論時政，深恨宦官。陳蕃是士大夫的人望，做了太尉，他舉李膺做省察京師的司隸校尉。宦官怕他，不敢常出宮門。適值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在大赦後殺宦官犯罪的黨羽。宦官便遣人上書告李膺和太學的學生共爲朋黨，誹謗朝廷。桓帝命令捕李膺等，牽連到杜密，陳實，范滂二百多人，使者四處捕人，陳蕃也因爲諫爭此事免官。後來幸虧賈彪游說桓帝后父竇武說解，同時李膺等的口供也牽連上有許多宦官的子弟，宦官也怕連累到他們，因此才和皇帝說話解勸，後來便赦免黨人，禁錮他們不許作官。

桓帝死，無嗣，竇太后和竇武立章帝玄孫宏，是爲靈帝，才十二歲。竇后臨朝，竇武爲

大將軍，陳蕃爲太傅，徵海內知名之士李膺杜密等仍到朝廷。竇武謀誅宦官曹節王甫等，和太后商量，太后方在猶豫，事爲宦官所知，便劫太后及帝發詔捕竇武。竇武聞知，走入守衛京師的北軍，下令討宦官。同時曹節王甫等矯詔令新入京師不知情實的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一部分北軍討竇武。兩軍對陣以後，因爲北軍五校久受宦官的指揮，並且宦官挾着天子和太后，兵士漸漸的降到宦官方面，竇武被圍自殺，太后被遷到別宮。陳蕃李膺杜密范滂都先後被殺。凡和宦官不合的都認爲黨人。被殺和流放的共六七百人。從此以後靈帝便永被宦官挾制和蒙蔽，凡二十二年成了宦官的天下了。

到靈帝死，何后臨朝，后兄何進，以大將軍輔政，奏誅宦官蹇碩，收其八校尉兵。此時朝權兵權均到了何進之手。不幸他何后謀盡去宦官，未商量好，又爲宦官張讓段珪所殺，是時軍心大變，袁紹袁術等乘亂盡誅宦官二千餘人。但軍心改變爲何進袁紹所不及料，在先已經召屯在外面的董卓了。宦官雖去，董卓又來，因此天下大亂，漢朝的江山也就亡掉了。

匈奴自西漢宣帝以後，呼韓邪單于稱藩內附，邊患始息。此後好幾代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到王莽時貶匈奴單于璽爲善于章，匈奴求故璽不得，因此衝突，往來犯塞，北邊空虛。王莽既敗，匈奴仍然和彭寵盧芳連兵。光武雖欲和親，但匈奴驕傲非常。竟

無成就。在光武時代匈奴呼都而尸單于打破呼韓邪單于以後兄弟相及的舊章，殺了他的弟弟左賢王知牙斯，前單于的兒子名叫比的不自安。建武二十二年（紀元四六年），呼都而尸單于死，子蒲奴立。此時匈奴連年旱蝗，赤地千里，並且受了烏桓的攻擊，不得不向北遷徙。到二十四年（公元四八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遣使詣闕，奉表稱臣，從此匈奴便分爲南北兩單于。至建武二十六年，漢遣使立其庭於五原（今綏遠）西塞，其冬南單于與北單于戰不利，詔立其單于庭於西河郡的美稷縣（今綏遠東勝附近）。北單于因漢助南庭，深恐見伐，也屢遣使求和親，光武僅賜書報答，不遣使者。明帝永平六年（公元六四年），始置度遼將軍營屯五原的曼柏縣以防二部的交通。又遣騎都尉屯美稷，監視南單于。

此時北單于雖與中國和親，但有時仍然入寇邊境。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八五年）北匈奴衰亂，受了丁零，鮮卑，西域，和南匈奴四面的夾攻，被南匈奴大破於涿邪山，王庭更向北徙。至章和二年（公元八八年）北匈奴大亂，加以饑蝗。南匈奴上言宜及此時共滅北匈奴。適章帝初崩，竇后臨朝，使他的哥哥車騎將軍竇憲與耿秉會同度遼營及南單于兵共出朔方，單于奔走，匈奴死傷及被俘的二十多萬，竇憲出塞三千多里，在燕然山（約在今外蒙的薩彥嶺一帶）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使班固作銘。

到章和三年（公元八九年）竇憲再使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尙趙博等，將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在西比利亞境內），克獲甚多。以後北匈奴向遠遠的西方逃走，不知去向。從此中國歷史不再記載北匈奴的事蹟了。雖然北匈奴的部落可能還曾經出現在世界歷史之上，却不能再和中國的歷史緊緊聯繫着了。

此後南匈奴便安分保塞，爲大漢不侵不叛之臣。直到晉惠帝永興元年（公元三〇四年）南單于的後裔劉淵才自行建立了一個割據的朝代。

王莽末年，廢西域諸國王爲侯，西域也解體。此時西域北道諸國服屬於匈奴，南道地方却出了一個莎車王賢，和匈奴平分西域的天下。光武帝平定天下，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要求中國恢復西域都護。光武因爲天下初定，不許他們的請求。到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七三年）大將軍竇固伐匈奴，略取伊吾地方（卽今哈密）。他派代理司馬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到了鄯善（今羅布泊西北的樓蘭遺址），鄯善王廣待班超甚恭，數日之後，忽然怠慢。他想知道有匈奴的使者來到，便詰問待奉他的鄯善人說：「匈奴的使者來到幾天，現在在那裏呢？」鄯善的僕人惶恐，便告訴給他。他卽時關上這個僕人，將帶來的吏士三十六人聚會飲酒。飲到與奮的時候，他便說：「你們和我都在絕域，未嘗不想立大功，取富貴；現在匈奴使人

才到幾天，鄯善王廣的禮敬便衰敗了，倘若鄯善王收捕我們送給匈奴，我們豈不連骸骨都被豺狼吃了麼？」這些官屬立被激動，都說：「現在到了危亡之地，死生只好聽從司馬了！」班超說：「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只有乘夜用火攻匈奴使者，使他們不知我們多少，必然大驚震恐，可以將他們殄盡，滅此胡虜使人，那就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了。」他們只好順從。初夜，他便帶了吏士奔往虜營，天大風，他分派下十人持鼓，藏匈奴舍後，約說：「看見火燃，即鳴鼓大呼」。餘人都持兵器弓弩，夾門而伏。因此順風縱火，匈奴使者手下百餘人全被燒死和被格殺。明日以示鄯善王，當時正當漢兵大破匈奴之後，聞到漢人的這樣驚人行動，一國震怖，便歸順了漢朝。

這是班超在西域立功的開始，也是後世所盛稱的。然而班超却早已顧慮周全，才做出這等天才的驚人舉動，並非行險徼幸。因為漢朝在西域的威風，自從李廣利伐大宛，陳湯斬郅支，早已立下不拔的根基，當時竇固新定伊吾，更給西域一個當前的震動。匈奴對西域苛暴而漢寬仁，西域諸國都是些彈丸黑子之邦，本不能自立，早已視漢如天。班超到後匈奴使者的外交雖然得到暫時的成功，但鄯善王的下意識，還不是在那兒猶豫，即匈奴使者又何嘗不是對漢人有相當的恐怖？這點也給班超猜透了，他是看定天時人事，知道事有可爲，便做一

驚人的舉動，給西域諸邦大家看一看。所以他的初步成功，不僅在他的膽，尤其在他的識。倘若沒有班超的識，妄爲國家生事，那就沒有不失敗的。只看質帝本初元年（公元一四六年），西域長史王敬妄斬于闐王，于闐人也殺王敬，此後于闐反而驕傲起來。那就是只看到班超的立威，而忽視了他當時的天時人事，和後來他對諸國的誠信相與恩威並用的一切了。

當班超收服鄯善之時，于闐王廣德已經攻殺了，莎車王賢，稱霸南道。龜茲王建（匈奴所立的）倚仗匈奴的勢力，攻殺疏勒王，立了他的臣子兜題爲王。班超先到于闐，將和他搗亂的神巫殺掉，于闐王便殺匈奴使者歸順。又差一個吏士田慮到疏勒，將兜題捉住，班超隨到，立疏勒舊王的兒子名忠的爲王，赦兜題不殺。從此西域諸國紛紛朝貢。這時漢朝也出兵北路，打破車師，再立西域都護和戊校尉。

永平十八年（公元七五年）明帝崩，建初元年（公元七六年）章帝新立。焉耆背叛，攻殺都護，朝廷因爲新有大喪，便廢罷都護和校尉，並召班超回國。班超欲行，疏勒的都尉以自殺挽留，于闐王侯都說『依漢使如父母』，全國人民抱馬腳不放。因此他又回疏勒，用于闐，疏勒，康居，扞彌的兵士一萬人，攻破姑墨。到章帝建初五年（公元八〇年）章帝命平陵人徐幹率援軍一千人幫助班超。此後便以班超爲將兵長史，徐幹爲軍司馬。以後他連定諸

國，和帝永元三年（公元九一年）便以他爲西域都護，永元六年（公元九四年）僅存的叛王焉耆王廣也爲班超所殺，西域蔥嶺以東和以西五十多國全數內附，明年封超爲定遠侯。到永元十四年（公元一〇二年）徵超還京師。到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年）西域反叛，再派班超的兒子班勇定西域，然而只限於蔥嶺以東了。

王莽的末年，西羌復還居塞內，隗囂據隴右，曾經利用羌人。光武既定隗囂，以馬援任西方事，擊破了先零羌，隴右才得安寧。到光武的中元元年（公元五六年），燒當羌又轉趨強盛，雄服諸羌，遂有迷吾和迷唐之亂，經過明帝章帝和帝三代，屢次戰勝，才完全平定。當時降羌布滿郡縣，爲吏民役使，積成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公元一七年）徵調援西域，諸羌遂反。當時中原久無兵革，郡縣的常備兵又被光武帝廢去了。諸羌反叛雖然毫無武備，郡縣也不能制服。當時只好將涼州若干郡縣遷到內地，到元初三年（公元一一五年）才將叛羌平定。順帝永和五年（公元一四〇年）羌禍再起，到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復平。桓帝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燒當羌八種復叛，到永康（公元一六七年）才由破羌將軍段熲和中郎將張奐平定。但涼州屯兵旣久，後來韓遂和馬騰藉此割據，董卓的跋扈也是憑藉涼州的屯兵起來的。

第九章 季漢興亡

東漢一代，匈奴雖然沒有什麼問題，但羌禍起來了，羌禍的結果成爲涼州軍閥的割據。同時宦官和外戚迭管政治的中樞，他們的家門、親戚，朋友，布滿天下，高的做太守，低的做縣令和縣長，這一流人大率是貪污的。到靈帝開西邸賣官，刺史，太守和縣令各有價目，這件事對於吏治的敗壞更有直接的影響。當時人民唯一的希望，便是清流中公正之士出來重整吏治，然而這一般人都失敗了，結果安分的農民只有被逼着造反。

兩漢是一個迷信的世界，上而從儒生的天人感應，下而到宮庭和民衆的禱祠巫祝，無不含有濃厚的超自然的信仰。在西漢的晚年已經有一般人造爲『太平清領書』，希圖假借神怪的力量影響到政權。到東漢晚年，民不聊生，鉅鹿人張角便利用『太平經』中『太平』的名義，成立『太平道』一個妖教。分遣弟子誑誘四方，十年之間，信衆到十多萬人，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的人，一齊響應。他把這些人分做若干『方』，大方萬餘，小方數千。他約定靈帝中平元年（一八四年）三月五日同日起事，給同黨告發了，張角便『馳敕四方，一時俱起』，以黃巾爲號。靈帝派皇甫嵩朱儁等討伐，總算歸於平定。但到處草寇

未平。靈帝將重臣派出去做州牧，因此外面的權便重了。

靈帝是最信任宦官的，靈帝將死將皇子協託宦官蹇碩。當時何后的哥哥何進爲大將軍，知道此事，便擁兵而入，立何后的兒子辯，乘機殺了蹇碩。當時袁紹爲何進畫策，盡廢諸宦官，何后不肯，何進猶豫不決。後來何進又召董卓等外面軍隊，兩方衝突日烈，何進便於入宮時被宦官殺了。

袁紹方爲司隸校尉，聞此消息，立刻勒兵盡殺宦官。但董卓已經星夜進兵到洛陽，廢皇子辯立皇子協（是爲獻帝），盡吞併在京師的軍隊獨斷朝政。

袁紹看見情勢不對，逃到東方各郡，召集申討董卓。董卓便毀壞洛陽的宮室，遷到長安。但東方的軍隊也無所成功。

這時河南尹王允爲司徒（宰相），他勾結董卓的部下呂布，將董卓刺死。董卓部下的將領都想回家，但王允不肯下赦令，他們紛紛恐懼起來，起兵叛變，攻陷京城，殺王允。他們自己又互相攻伐起來。獻帝用盡方法才逃到洛陽，東方各郡大家都不管，只有兗州的曹操迎接獻帝遷都許昌，從此以後，曹操便挾天子以令諸侯，獻帝『守府』罷了。

東漢這時實際上滅亡了。雖然東漢的滅亡由於許多偶然事件湊成的，假如何進能夠原當

機立斷，不至爲宦官所殺，假如何進不召董卓，何進雖死，洛陽不至大亂。假若王允早頒布赦令，涼州軍隊不至叛變。沒有這些事，都不至於成這一個局面。雖然歷史的事實，假如不成這一種局面，那就要成爲甚麼局面還不知道，但這些偶然的事實，當然都是重要的關鍵。我們決不應當忽略這些偶然的現象，便發揮機械的定命論。

在這個時候，曹操既挾着天子，天下的實權，便可由曹操從容支配了。當時割據的地方官吏，有：

袁紹 據冀、青、幽、并四州。

劉表 據荊州。

袁術 據揚州。

劉備 據徐州。

劉焉 據益州。

馬騰和韓遂 據涼州。

其中劉備的徐州，尙未穩固，不久便爲袁術呂布所破。袁紹實力最大，劉表的地方豐富而完整。但劉表只希望觀望形勢，並無一定的計劃，袁紹是何進的舊部，他對於董卓所立的獻帝

，不想加以任何援助。但他又沒有另立天子的勇氣，他只想聽其自生自滅，却沒想到給曹操利用了。

曹操迎接獻帝之後，河南及關中都歸到曹操，袁紹後悔，想將天子移到鄆城，曹操不許。到袁紹破公孫瓚，盡統有河北的地方。曹操移兵攻徐州的劉備，勝負未決，田豐勸袁紹急攻曹操，袁紹不肯。後來劉備被曹操擊破，袁紹才攻曹操，當時袁紹因為戰勝公孫瓚，將士甚驕，前鋒屢敗，但因為實力尚強，所以相持不下。此時曹操取的尚是守勢。等到曹操引誘袁紹將張郃高覽倒戈，假天子命加以封拜。袁紹衆才大潰，回去便死。袁紹死後，河北地方尚在，可是他的兒子袁譚與袁尚相爭，內部大亂，曹操終於全定河北。

曹操大勝袁紹在二〇二年，入袁紹根據地鄴城，在二〇四年，平定冀青幽并四州，在二〇五年。當袁紹相持之際，劉表雖和袁紹聯和但不敢出兵，到二〇八年曹操便擊劉表。此時適會劉表死，他的小兒子劉琮投降了曹操。

這時候劉備也在荊州，他和曹操是不相容的，只好逃到夏口依劉表的長子劉琦，劉琦的勢力當然不是曹操的敵手，幸虧尚有在江東獨樹一個勢力的孫權可為救援。孫權的父親是長沙太守孫堅，在董卓西遷時候，曾經打到洛陽，後來袁術佔據揚州，他因為幫助袁術，被劉

表的軍隊射死。他的長子孫策當袁術敗時，占了揚州。在袁紹曹操戰時方起兵謀襲許昌，被人刺死。這時他的弟弟孫權繼承了他，劉備便遣諸葛亮到江東求救。

曹操雖然實力較大，但遠道疲敝，到了沼澤地帶，北軍又不習水戰，再加上荊州人心未服。由江東派來周瑜率領水師三萬，和荊州及劉備的兵大破曹操於赤壁。（在今湖北嘉魚縣），時爲二〇八年。曹操北還，劉備便乘機略有荊州之地。

赤壁戰後，曹操一時無力南進，到三年之後（二一一年）曹操假天子詔徵馬騰爲衛尉，他兒子馬超和韓遂叛變直打到潼關，被曹操的反間使他們互相猜忌，結果被他打敗了，馬騰被曹操所殺，馬超也遁入漢中。

這時候的漢中是五斗米道首領張魯占據。益州是劉焉的兒子劉璋。張魯有吞併益州的意思，劉璋便請劉備入川來防張魯。到二一二年劉備便自據涪城，二一四年便入成都自爲益州牧。二一五年曹操奪了張魯的漢中，二一六年劉備又將漢中奪去。

劉備是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的後裔。漢代宗室甚多，西漢末年已經有十萬人，當然不算希奇，不過在此時却算宗室中的穎秀的了。他父親曾爲東郡范令，早卒，他少時曾受學於九江太守盧植，但不甚力學。及黃巾起事，有功，拜平原安喜縣尉。後來爲公孫瓚

袁紹所引用，才爲平原令。平原王相，及陶謙將死才領徐州牧事。這時候袁紹和曹操的勢力早已養成了，他的勢力後起，所以不能有所成功。後來在徐州爲呂布擊破，走依曹操，曹操以他爲豫州牧，當時獻帝密詔討曹操，事覺，他走到徐州，卒被曹操擊破，乃南依劉表。

時劉表在荊州，使他屯樊城。劉琮降曹操，他便到江夏依劉琦。當過襄陽時，諸葛亮在襄陽，他親訪諸葛亮，卒爲賢輔。有名的隆中對便是此時諸葛亮的建議，他說：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之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此則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矣。

這一篇著名的計劃差不多全被劉備採用了，後來的三分局面便是照此計劃施行的。只是忽略兩點，便是（一）「東和孫權」不太夠（二）等待「天下有變」並未做到。

蜀據荊州，當吳的上游，蜀強吳必不安，劉備入蜀之後以關羽督荊州事。他勇冠三軍向來爲孫權所畏懼，倘若據守不動，曹和孫都無可如何。倘若北伐立功，那就一方面加孫權的疑忌，一方面給孫權一個可乘的機，便是正中了司馬懿和蔣濟所料，正可以利用孫權了。劉備入蜀，吳人立刻將孫權的妹子嫁與劉備的一回，已經表示互相疑忌。劉備在此時還要使關羽北伐，正可證明沒有全用諸葛亮的策略。

在諸葛亮的計劃中，對於荊益及漢中取得以後便要據險自守，要待天下有變方才北伐，北伐之時是以出秦川的爲主力，而出荊州的是牽制的僞師，然而劉備却不如此，在天下無變之時要命關羽攻襄樊。到第二年曹操死了，曹丕稱帝，正是弔民伐罪的時候，却不因公義來伐魏，乃因私怨來伐吳！使中原忠義之士失望，使吳作「困獸之鬪」，結果還是劉備失敗了。不但他失去可乘之機，還給西蜀一個致命的打擊。後來諸葛亮說「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可見事態的嚴重了。

諸葛亮以西蜀爲根據地的計劃，顯然是利用歷史的教訓，東西兩漢的開始時期，只有東漢比較容易，但劉備興起較晚，仿效東漢根據河北的時機早已失掉了。好在益州尙可規取，就是西漢高帝初起時的規模當可希望到。『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正是過去蕭何的職分。所不幸的便是方下漢中，未能規復雍州涼州便和吳開戰，使得受嚴重的損害以後，諸葛亮的六出祁山使不如西漢時暗渡陳倉的順利了。

在二二三年初夏的時候，劉備從獠亭回來的第二年，因爲久痢夾雜着別的病便逝世了，凡稱帝三年，諡號曰昭烈皇帝，史稱先主。後主劉禪嗣立。諸葛亮輔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亮。二二五年諸葛亮親到南中的滇池縣（今雲南晉寧縣）討平南蠻。因爲他們的確心悅誠服，對南中不再留兵，他治兵講武準備北伐，到二二七年率諸軍北屯漢中，著名的出師表便是此時上的，一直到二三四四年與魏軍相拒，凡歷七年，互有勝負，但諸葛亮的用兵很有規矩法度，和他相持的司馬懿，對別處用兵是奇謀並出戰無不勝的，但對諸葛亮却無可如何。這時蜀和魏的國力已經相差太遠，再加上蜀軍的後路運輸不便，他却能夠勝多於敗，誠然是一個不容易的事。在二三四的一年，諸葛亮悉大衆從斜谷出兵進屯武功的五丈原（在今郿縣以東）和司馬懿在渭南對峙，方才分兵屯田爲久住之計，不幸此年八月他便病死了。病死之後兵也

南退。

諸葛亮的長處，治國尤長於治兵。他生在後漢儒術風氣之下，他的道德觀念以及做人態度，完全是儒家的。他受遺詔輔少主，鞠躬盡瘁，奉公守道，一國之中以至四境之外，無論恩讎都能心悅誠服，這完全由於他的處心以誠，處事以公的原故。但又因為他過於開誠布公的原故，所以他的行文，便不免過分丁寧，文辭不豔了。同時因為漢家的法度本以王霸道雜之，所以賈誼的奏疏，宣帝的政治都有若干法家的成分在內，諸葛亮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所以他為顧及到漢家相傳的建樹，他所有的設施和若干議論，無疑的是出於申韓。他處事的精練綜覈，循名責實，以及他行法的嚴，都可見到法家的影響。不過他誅戮放逐的雖然大有其人，但只是及身而止，不像曹操要戮及全家數百口，那就是因為曹操有若干不可告人之事，非施行恐怖政策，不足以服衆。諸葛亮的法雖嚴，究竟還有一定的標準，誰來犯法，處罰他本人自然就夠了。

諸葛亮究竟是一個謹慎周密的人，他做事必策萬全，他的政術固然是管仲蕭何一類的人，他的將略也是趙充國之亞，他的這種將略假如以強者對付弱者，那就十全必克，萬無一失，可惜蜀與魏的國力相差太遠，他的持重辦法，雖然不至大敗，但也不是沒有失掉可以出奇

制勝的機會。陳壽是一個佩服諸葛亮的人，他的上諸葛武侯故事表，稱：『治戎爲長，奇謀爲短；治民之幹，優於將略』；實在是平心之公言，並非挾私的誹謗。雖然這一點對於他的歷史上的地位，並不生多大關係的。

三國人才之盛，由於後漢教育發達的原故。但教育的發達和人口的多寡，交通的方便與否，財富的增殖與否，都有密切的關係。西蜀雖然是財富之區，但僻處一隅，文化當然比黃河下游差多了。諸葛亮未死，手下的人才已經無法和魏抗衡，就是比吳也比不上。這當然和蜀的失掉荊州以及不能取得雍涼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制禮作樂必待百年，有什麼辦法呢？不過他死了之後，後繼的人爲費禕，蔣琬，董允諸人輔政，姜維爲將，居位自稱，亦無大失。只是國力懸殊太大，而魏國的司馬昭，鄧艾，鍾會等都是特出的人才，所以在二六三年西蜀終於滅亡了。到二六五年，魏被司馬炎篡位；到二八〇年孫皓的吳也被晉將王濬和王渾滅掉。在東漢一代世族的勢力已經很顯著了。郡國的孝廉選舉早已被世族所把持。他們大都是世傳禮法，以門風相尙。東漢末年黨錮之禍，大體說來可以說外戚和世族相勾結，與皇權及宦官鬪爭之一幕。靈帝死了以後，這個鬪爭白熱化起來，起兵誅盡宦官的表紹，是一個四世做過三公的清流家世，很顯然的是世族的代表，後來他到河北以後的特別優禮鄭玄，仍是禮

法世家的一貫作風。但是袁紹曹操的鬪爭，袁紹却在軍事上失敗了。

袁曹的勝負對於社會上有極大的影響，其結果便是禮法世家的變質。東漢世族矜持禮法的作風，互相標榜的作風，好壞是另一回事，公平與否更是另一回事，不過當時世族本身並未到崩潰的時期。如果維持得法，那就再維持一個長時期，也不算一番難事。但袁曹的戰爭，勝利歸到曹操的一方。曹操本人不出於禮法的世族，他是出於宦官子弟的。他先天的潛意識當然不同意於世族的，所以他得勢之後，便是裁抑世族，毀棄禮法。他殺孔融，殺楊修，剪滅伏氏，耿氏，金氏都是出於這一個立場。尤其有名的三個魏武令（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齋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舉，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有司明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棄矣』。二十二年令，『……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卒成就王業；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案此事俱妄，見郭沫若吳起考——然在魏，秦不敢東鄉；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高才異質，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明說惟才是舉，雖不仁不孝也不

必管。顯然的曹操是對於抑制世族和破壞禮教雙管齊下。

然而曹操決不是一個平民政權，他本身本是豪富，執政柄後更是豪富，與世家大族並無不可解的衝突。他要抑制的是反對他政權的，到了都成了他曹家政權下的順民，也用不着多爲抑制了。所以他雖然抑制世族，而世族依然存在。但破壞世族的禮教，他却收了絕大的功效。東漢自表章氣節以還，名士誠然互相標榜，以取虛譽，並且有時不近人情，可是忠君，孝親，篤於故舊，不畏強禦，已經成了社會公認的絕對道德標準，有違背此義的，便爲社會所棄。曹操嚴刑峻法，順己的生，逆己的死；不許社會有氣節。同時再宣傳不仁不孝，社會可以再不要氣節。因此社會上大家都變成忍耐不講是非，同時在思想上也以老莊爲唯一之出路。

『魏武（曹操）好法術，而天下尙刑名；魏文（曹丕）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這雖然是兩代的事，然而仍是相需的，一貫的。在西漢初年雖然好尙黃老，但他們主於實行而不在空談。他們所談的黃老是出於民間的，所以他們都尙儉素，而譏誚他們的也說這是『家人言』。至於魏晉時人所講老莊的人，他們都是出於世族和顯宦，他們要講老莊爲的是出言玄遠，可以不臧否人物。他們出言的時候多半是講虛無（與西漢初年爲的要與民休息而講自然的不同）。他們處世的態度是要隨世浮沈，要不負責任。最先的王弼何晏還是爲的在思想上找出

路，後來的阮籍，嵇康便是別具苦心（嵇康言行遠不能一貫的虛無），至於王戎王衍那才是具有金錢名位而談玄虛，到何曾石崇之流更是一切爲我，侈泰自奉，越來越江河日下了。

至於世族的把持，到魏以後不但不減輕，反而加重起來。原來在魏文帝（曹丕）的時候『三方鼎立，士人播遷，詳覆無所』，因此孝廉無法盡由州郡來舉。尙書陳羣奏於各州郡在京師的仕宦中，各擇一人爲中正，按九等來品評當地的士人。尙書用人之時，便依據中正考核的等級作爲選用的標準。但京城仕宦的人只相識京城仕宦的人，所以本地的平民絕無選用的機會，從此以後更要『下品無世族，上品無寒門』了。所以東漢如黃憲以牛醫之子還可得大名，到魏晉反而不行了。

曹操本人所做的如不追關羽，贖蔡文姬諸事也有真性情。不過環境所限，使他作惡到底。他的述志令是一篇很真誠坦白的文章，他後來的把持權位確有騎虎難下之勢。當時歷史上並無日本世襲關白大將軍的先例，如果功高震主，便只有篡位。假如準備自己或子孫篡位，道德的條件便不能顧及了。

魏的篡漢開中國中古歷史一個惡例，蘇軾荀卿論所說『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魏篡漢以後（二二〇）的四十五年（二六五）司馬炎便篡魏了。魏的篡漢還可以說再造漢家

，立功太大，無法收手。司馬氏的篡魏，那更是一個預蓄的陰謀。當司馬懿和曹爽爭權之際，曹爽除滅削司馬懿一部權柄之外，並沒想到有危害司馬氏之意。倘若司馬氏安分一點，一樣的可安然做元老大臣。然而皇位的野心使他們一心想學曹家。他用交通宮禁，勾結軍隊，聯絡豪族，種種手段，將他的政敵擊敗，並且很殘酷的將政敵中的名士也一網打盡。後來他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秉政，削平異己，用很多不光明的方法，來鞏固他的政權。直到奸邪無恥的賈充，做了晉的元勳和國戚，他的女兒做了皇后，許多不好的因子，最後湊成了一個五胡亂華，中原板蕩的大禍，明白顯示着作政治的人『不擇手段』的結果。

第十章 兩漢的學術信仰及物質生活

兩漢的學術是從戰國時的系統衍變而來的，秦始皇三十四年（二一三），他統一全國的第九年，博士齊人淳于越稱說詩書，主張恢復封建。丞相李斯痛加反駁，他說一般人是古非今，要嚴厲的禁止，牽連着焚書。當時李斯的奏議是：

史官不是秦紀都燒去，天下的詩書和百家語，除博士官所管的都燒去。此後偶語詩書的棄市，以古非今的族誅。官吏見知不告發的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鯨面去築長城，所不去的，醫藥，卜筮，種植的書，倘若要學的，以吏爲師。

始皇批准了。從此便大焚民間的書，官家藏的各國的史記也被燒了。其中尤其不可補救的損失便是這一批歷史書，因爲都是只藏在官家的。至於民間的書，並未燒盡。此後三年，始皇三十七年，他便死了。次年二世元年陳勝吳廣起來，到二世三年秦便滅亡了，所以焚書的有效期間只有六年。而且齊魯兩處在二世元年便已不是秦所有，所以對於齊魯兩處只有四年有效的。因此除去對於戰國以前歷史的亡失，要歸咎於秦的焚書，但詩書和諸子的亡失，對於秦代焚書的關係，不必過分的誇張。

然而秦在七國之中爲文化最低的一國，周和六國史官所藏的歷史和典章制度法律都被燒掉了。民間的記載不僅不完全而且是錯誤的。我們概括的印象是戰國時代中國一切的文化，已經發展的相當高，並且爲兩漢文化的淵源，但除去從遺物上看到一些以外，文字上竟無正確可信的完整記載。但詩書及諸子大致却都相當的完整，縱有亡失部分還是逐漸而來的，四年中的毀滅當然不是沒有，可是決不是惟一的原因。

漢興之後最初還是諸侯分立的狀態。當時的王國雖然是姓劉的宗室，但他們還是以六國的王自居。所以縱橫家的游士大行，戰國策一書便是戰國及漢初的縱橫家手冊中的一部分。其他的諸家當然也都彼此競勝，當時吳王濞陳豨之類，稍後如梁孝王武，再後如淮南王安，河間獻王德，也都是招集賓客的。著名的文人鄒陽枚乘都是先到吳後到梁。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淮南王書。河間獻王大招經術之士，多得古文舊書，並且自立博士。至於曹參相齊也招集了不少儒生及黃老之士。所以當時詩書諸子傳授尙廣，不過河間王所提倡的是齊魯的詩書，淮南王是諸子罷了。

自春秋以後，學術的傳授無疑的孔子是唯一的大師，『詩書』是不包括在『百家語』之內的。所以儒家在春秋戰國以來，早已取得學術正統的地位了。秦始皇的幾個刻石和中庸的

『非天子不議理，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相符，還可以說中庸是秦博士所爲。但刻石的道德標準，如『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貴賤分明，男女禮順』。『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六親相保，終無寇賊』，『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決不能說在百家雜說之中，不是最近於儒家思想。自然始皇自己不信另外是一回事，儒家的道德標準已經成爲正統的標準又是一回事。所以始皇阬儒，扶蘇便以『諸生皆論法孔子』爲諫，可知孔子之教早有超越的地位了。

孔子的宗派的淵源現在雖不能完全知道，但或者是匯集往古許多學說來的，孟子所說的孔子是『金聲玉振』的『集大成』，或者差不太遠。孔子之論據有若干是爲的適應當時的時局，他是守舊的或者是革新的，在本書中不擬討論他。不過有許多是超時代的廣泛做『人』之道，這一點要和西方的蘇格拉底以及基督教義不謀而合。這便是最可注意的一點，也便是能夠歷久相傳的一點。他的爲學的態度主要的一點是誦法先王，表率仁智，後來墨翟仍然維持這兩點，作成他學術的中心，所以墨家對於禮樂的態度雖然與孔子的主張大殊，但就他的出發點而言，仍然不失爲儒家的旁支別派。從來的學術與宗教，最互相接近的便是最要排斥

的，這是毫不足異的事。

反之，中國古代還有一個主張不誦法先王，不表章仁智的一個宗派，他們主張含容退讓，清虛自守。他們的淵源現在也不能知道，我們也不便因為他們的行踪在春秋戰國發現，便斷定起源於這個時候。現在大略知道的，便是孔子時的晨門，荷蕢，接輿，長沮，桀溺的一般人，都接近這一類思想。到老子五千言出來，才有這類思想的一個總的冊子。老子五千言決非一個人一個時代的話，而是拼湊許多警語的類書或總集。司馬遷史記的老莊申韓列傳中的老子，計有李耳，老萊子，周太史儋，段干宗的父親，一共有四個人。假若分開老聃和姓李名耳字伯陽的爲二人，那便有五個人了。現在看來，周天子的柱下史應當是深明典章制度的世職，決不能用一個和周文化迥不相同之下號爲荆蠻的楚國人。孔子和他問禮的可能是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老彭，他因爲是周柱下史，應當第一步是和太史儋相混，但老子的纂輯者應當是楚國人，連太史儋也不是。道家的人不注重歷史觀念，上自老彭下迄段干都變成一個人。從此『老子』的著者更不可究詰了。

道家的主張是清靜無爲，回到自然的素樸。在老子書中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大道廢有

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和儒家的誦法先王，表章仁智，尊崇禮樂，顯然立在繁簡的兩極。以外的各家不論那一種治國經世的主張，連申韓在內，都是出於儒道兩家對立之下，所形成的辯證式的發展。

『無先王之言，以吏爲師』，李斯想貫徹這個主張，結果秦滅亡了。從此以後，法家不能成爲立國的方針，只能成爲施政的技術。墨家的自苦爲極也早成爲絕學了。立國的主要方針，還是落到儒道兩家的頭上。

這時的道家已不像過去的『家世寒微』了，他們已經找到了一個古代的帝王號爲黃帝的作成他們的祖師，他們的名稱便併合了黃帝和老子之名稱爲『黃老之學』。漢代初年客觀的條件要無爲而治，與民休息，經曹參諸人的提倡，黃老之學便成風靡一時的學術。

然而黃老和申韓是相同的，除去權謀技巧可爲治術之外，對於人生和社會的關係，要有許多方面顯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和言行不符。而且在人生哲學和禮樂政教的各方面治具無論那一家也不如儒家的內容豐富。在漢代黃老當政時候，黃老家只能決定一個大政方針。其餘許多有關國家文化的設施，還要用儒家處理。自秦立博士，多至數十人，其中便有不少儒家，具官待問。而朝儀一事又是由儒生叔孫通一手包辦，黃老之徒歷來未參加意見的。

所以申韓和黃老雖然在漢初相當得勢，但儒家的潛伏勢力是要比任何一家都大。他們本來是學術的正統，當然要等待相當的時機，便再來爭取學術正統的地位。

文帝時，著名的賈誼便是一個兼治申韓的儒家，其後『黃龍』一見於成紀，應了公孫臣的豫言，文帝就任公孫臣爲博士，和諸儒同草士德的制度。公孫臣是傳儒家別支鄒衍之學的。其餘六經之學講詩的魯有申公，燕有韓嬰，文帝就任他們詩經博士，書經這時傳授不廣，尋了好久，知道濟南有個伏生，年九十多歲了，本來是秦的博士。因爲不能到京城來，就派太常掌故鼂錯去受學，傳到二十八篇。朝廷便任鼂錯爲書經博士。到景帝時又以轅固生爲詩博士，轅固生齊人，他的章句和申公，韓嬰又有不同，從此詩經又有齊魯韓三派。同時景帝又以董仲舒和胡毋生爲春秋博士，傳春秋公羊家學。

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借着選舉賢良方正的機會，將賢良中治申韓蘇張之言的，悉加罷遣，只留儒學。雖然當時竇太后崇尚黃老，不樂此事，但竇太后死了，武帝勝利了。到建元五年（前一三六）武帝便置五經博士。當時因爲文景兩代立下的博士只有詩，書，春秋三種，還缺禮和易，所以他給補足了。易是從齊田何傳丁寬，田王孫，自後有施孟梁丘之學，禮是魯高堂生以禮十七篇傳徐生，徐生孝文時爲禮官大夫，又傳蕭奮至后蒼，再傳至戴

德及戴聖，號為大小戴。

五經博士到元帝時分為十四博士，計為：

詩

- 齊（轅固生）
- 魯（申公）
- 韓（韓嬰）

書

- 歐陽
- 大夏侯（勝）
- 小夏侯（建）

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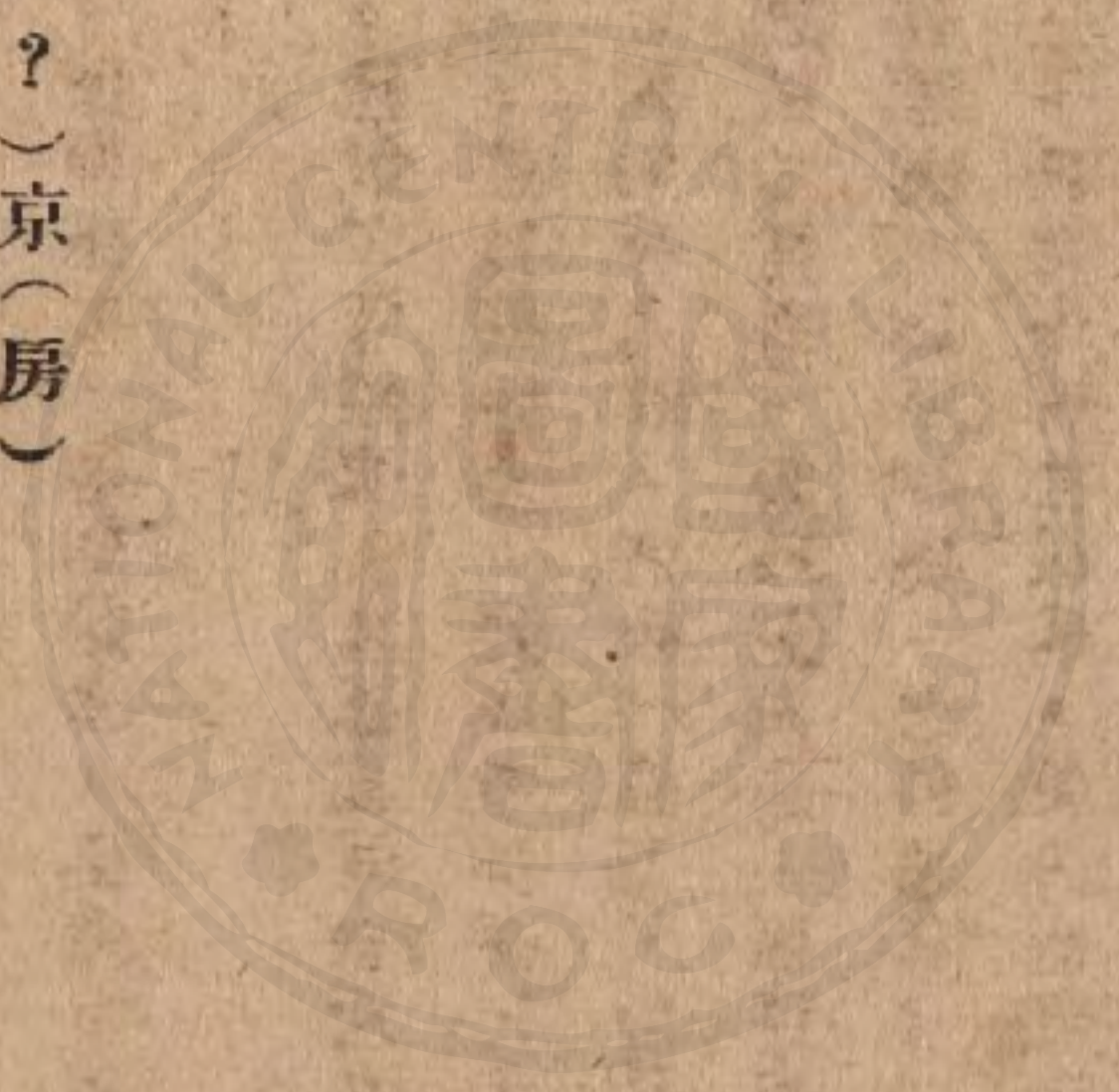
- 大戴（德）
- 小戴（聖）

易

- 施（雠）
- 孟（喜）……（？）京（房）
- 梁丘（賀）

春秋

- 公羊
- 嚴（彭祖）
- 穀梁
- 顏（安業）



博士弟子在武帝時只定五十個名額，叫太常就人民十八以上，相貌端正的選擇，讀了一年，考一次。如能通一經，就可補文學掌故，高第的可以做郎官。其後昭帝加至一百人，宣帝時又加至二百人。元帝喜好儒術，特增到一千人。成帝時有人說孔子布衣，尚且養三千徒弟，現在國家的太學反而比孔子的少，說不過去。從此又加到三千人。到東漢時太學諸生便到了三萬人了，名數越多，標準越低，選擇越濫，出路也就自然越壞，而太學的利祿奔競的學風也就一天一天的增長了。

武帝時正值太平盛世，他很注意藏書。宮庭裏面有天祿閣延閣，廣內，祕室，宮庭外有太常博士。他又置寫書的官，抄寫的很多。到成帝河平三年（前一六年），命謁者陳農四出搜訪遺書，又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六經，傳記，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書。因為劉向是一個博學的人，每一部書校完，就由他條舉篇目，撮出其中的旨要和意義，稱為別錄。這件事作了二十年，劉向就死了，（時為綏和二年公元前七年），他的兒子劉歆學問也很博，便由他繼續來校。編成七略：（一）輯略（全書的通論）（二）六藝略（六經和六經的傳）（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天文歷數陰陽）（七）方技略（醫方及神仙）這是中國最古的一部目錄書。後來班固作漢書藝

文志便是以此爲根據的。現在我們能知道古代學術的大概情形，便全靠這一點記載。

劉歆先前襄校的時候，曾發見了一部古文字的春秋左氏傳。他讀了非常歡喜，便引傳文來解春秋經。從此左氏傳便有了章句，義理也完備了。他以爲左氏傳便是論語中的左丘明作的，左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相同。因此他便以爲左氏傳是最靠得住的一部春秋傳。郭沫若以爲春秋左氏傳當爲戰國吳起作的，可備一說。孔子是否作春秋現時尚不敢說，但公羊傳戰國諸子已有引到的，可見尙不太晚。假如吳起時作有左氏傳，很可能春秋公羊一類的經傳，作於七十子之徒，而左氏傳更是傳中之傳了。左氏傳本來事實周詳，內容豐富，再加上二代大師如劉歆其人的修改增訂，當然精深邃密，左右逢源。然而就和春秋的關係論，當然是公羊傳要直接些，左氏傳便間接了。

劉歆既然經手改編了一部春秋左氏傳，後來又尋出了一部毛詩，一部逸禮，一部古文尙書，毛詩傳自趙人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傳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徐敖授陳俠。陳俠與劉歆同時，後爲王莽的講學大夫。毛詩本和魯詩相近，只是採入若干和左氏傳事實相同的小序，所以毛詩並非古文之學，但符合左氏傳的地方，却又不能說不是受劉歆的影響。

古文尙書比當時相傳的多出十六篇，逸禮（古文禮）比當時相傳的多出三十九篇，都是劉歆從祕閣校書時尋出來的。據說和漢武帝同時的魯恭王，他是一個好修宮殿的人，把孔子的舊宅也圍進去，便在牆壁裏面發現這許多書。據劉歆答太常博士書說：是天漢年間爲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家所獻，當時遭巫蠱之難，故未施行。案魯恭王卒在元朔二年（前一二七年），孔安國據史記孔子世家亦云早卒。當時今文尙書二十八篇尙微如一線，至兒寬始顯，歐陽夏侯尙在其後，可見尙書之學不爲當時的人注意。尙書多古字古言不好解釋，宣帝時在美陽得鼎，公卿大夫中還只有張敞認得，才不以爲祥瑞。由此例彼，也可見古文尙書並不是容易被別人認識的事了。但孔子故宅的藏書倒不見得是孔子所藏，也許是秦時所藏。劉歆是否增減古文以就已意又是另一回事，孔壁古文在以前張霸僞作百兩篇時已經用來校對了，他的本身大概是不假的。

然而劉歆立四家博士之時，毛詩本在民間自有傳授，所以不成問題。但他要立古文尙書，古文禮，左氏春秋傳便大成問題了。因爲漢代儒生所要的是師法，中祕之書發於劉歆自己，並無顯明的師法可承，倘若立於學官，是不可以爲訓的。所以劉歆很受人攻擊。他便發表了激切的移太常博士書，諸儒攻擊他更厲害了。幸而哀帝幫助他，他才外出做了幾年太守。

然而他的機會終於到了。他少時任黃門郎，王莽這時也和他同爲黃門郎，兩人都很博學，十分相投。到平帝元始元年（公元紀元）王莽當政，他便由左曹太中大夫，爲羲和，京兆尹，元始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就是由劉歆主辦的。又使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他已經成爲文化事業的中心人物，他可以用自己的理想構成新的文化系統了。於是左氏春秋，古文尙書，毛詩，逸禮都立了學官。

他立了這四種古文經傳，六經的樂本來有譜無經，他也找出了一部樂經立在學官。又增加博士員，每經五人，六經共三十人；每一博士領三百六十個博士弟子，總共有一萬八千個博士弟子。此外他還奏請徵求天下異能之士，凡是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和懂得逸禮，古文尙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歷算，鐘律，月令，兵法，小學，史篇，醫術，本草的，地方官都替他預備車馬，送到京師。在元始四至五年間到的有幾千人。都在未央宮廷中討論記錄，以求統一學說。當時所討論的已經大部分不傳了，只知道當時通鐘律的一百多人，他的議決案是羲和劉歆領銜奏上的。又當說文字的有一百多人，以沛人愛禮的學問爲最高，就任他做小學的元士。漢代通行的文字，據倉頡篇只有三千三百字，揚雄採取討論的結果作成訓纂篇便有五千三百字了。此後東漢班固作續訓纂就有六千一百多字，後來許慎

作說文解字就有九千三百多字了。

這裏頭加入的字，除去故意造作的一部分古文奇字和一部分從古器物上雜湊起來以外，主要的便是中祕的古文書籍抄下來的。這種大規模的整理功夫，可以看出劉歆的工作是如何的急進。我們現在看來，劉歆的大規模整理，當然由於他的重要的抱負：第一，他的造詣本來很好，再加上積年窺見中祕書的結果，當然舉世無匹，因此他自然有許多新的心得，想藉此發揮出來。第二，在學術上，他確有改進的熱忱，但也有專斷的野心，想一手造成他的勢力。第三，這時王莽方圖謀篡位，他也未嘗不想到（1）籠絡在野的人心，並造成新朝氣象。（2）他並且可以存留一部分對於王莽有利的材料，而取消對王莽不利的材料。所以劉歆的古文運動當然有當時的政治意味，然而就學術論學術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結果，其主觀改竄的罪是不能埋沒了他的結集之功的。

西漢晚年今文各家大都是三家村的學究，除過講陰陽災異以外，已經不能有所發展了。打開這個僵局，利用中祕的藏書，來和學究們對抗的，劉歆實在是一個主要的人。他的古文運動可以說是經學的新啓蒙運動。他的背後是否另有政治背景是另一件事，他的本身貢獻又另是一件事。倘若沒有劉歆這一次運動，可以想到春秋左傳，周禮，爾雅，都要亡失了，史

記也可能亡失，漢書可能沒人再做，方言，說文，廣雅，釋名那就更不會有，三禮是否有鄭玄來作注自然更成問題。學術界充滿的全是些陰陽災異，試閉目想來，成何現象！

平心而論，劉歆並非作偽的巨人，他只是個改編的聖手。其人因為魏晉間王肅及其門徒偽造了孔子家語和偽古文尚書便聯想到劉歆也會如此，這是不切當的。就其中所有的而言，左氏春秋傳本先秦的舊籍，古文尚書和逸禮也早在中祕存在，其後壁中書又添出春秋，論語，和孝經，雖然顯明的很有問題，但據現在所知道的只是用古文書寫的，內容却沒有多大區別，所以還只是改寫，和作偽有間的。漢代諸家私改古書不論今古文大家都是（如不私改古書，各家之間便不會有異文了），到熹平時尚然，原不僅劉歆一人，只是他發起一個新的運動，偶然有不忠實之處，影響也格外大。倘若相信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和崔適史記探源春秋後始的話，認為劉歆移天換斗無孔不入，那就是精神病現象了。

古代書寫用木簡或竹簡，容易錯誤，居延海漢簡曾有兩個斷簡是漢武帝詔，和漢書記載下的便頗有出入。後漢書尹敏傳說，光武命他校定圖讖，刪去崔發替王莽加進去的話，但他很不相信讖書，光武一定要叫他做，他便在缺文上寫了一句『君無口，爲漢輔』，光武識出他的筆迹，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便說：『我目覩前人增損圖書是這樣的；我不自量，也』

盼望萬一徼倖』。那麼將左氏傳舊文加入『其處者爲劉氏』這一類的改法，不是很容易嗎？但和全盤作僞究竟不同了。

在戰國中葉有一個齊國人鄒衍，他基本觀念雖是儒家，但他利用五行的生克，創造了一個五德終始之說，認爲每一個帝王之起，都具有五行中的一德，循環不息。合於某一個德的帝王，都有他特有的制度和祥瑞。後來的災異，祥瑞，符命諸說，都是由鄒衍系統衍出。到了漢哀帝和平帝之間，大批的災異說和符命說都起來了。許多的是和六經要附會的，所以對經而言便叫做緯；又因爲有占驗豫言的性質便叫做讖；統言之便爲讖緯。這時不論是否劉歆的一派都有層出不窮的讖緯出來，王莽便假借着篡漢。

光武雖然『光復舊物』。但他所入的太學，便是王莽的太學，他對於讖緯還是相信的。在他昆陽之戰以後，他的同學送來赤伏符，中有『劉秀發兵捕不道，四方雲集龍戰野，二七之際火爲主』等語，他一路成功，果然相信了。他後來在建武中元元年（公元五六年）依照王莽的制度起明堂辟雍靈臺，明帝依他的制度，坐明堂朝列侯，升靈臺望雲氣，又親臨辟雍行養老大射講經之禮，諸儒執經問難。這種漢代辟雍之制，到了後代還仿效着。

東漢十四博士，仍是今文之學，但左傳在東漢却很有優勢。章帝初年，令賈逵自選十二

個高才生，將左傳教給他們。後來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毛詩，古文尚書，後來幾個著名學者如賈逵，服虔，衛宏，馬融，許慎，大都是古文的大師。東漢晚期鄭玄徧注羣經，不分今古，尤稱爲傳注的集大成。總之經學上雖有今古學之分，但根本上的差異也很難說。清代晚期的學者一定要分別今古，強立門戶，惟今是取，惟古是去。那便止有一個公羊傳的何休注可以根據，其餘的書全不能讀了。其實今文學者也只能代表西漢，何嘗是孔子的真呢？

到了唐初作五經正義，易用王弼注，書用晉人的僞古文尚書和僞孔安國傳（鄭玄的易注和尚書注便亡失了），詩經用毛傳和鄭玄箋，禮記用鄭玄注，左傳用晉杜預注（服虔注的左傳便亡失了）。後又加入鄭玄的周禮和儀禮注，完全是調和王肅和鄭玄兩派的結果。

對於兩漢的經學要講微言大義，根本是沒有一定辦法的事。倘若要講名物訓詁，那就不惟許鄭爲一代的大師，卽是魏晉的僞古文尚書傳也未嘗不可以參證。至於要講歷史，那更是原文具在，班固對於劉歆還算相當公正，並不如何袒護的。

東漢的佛教已見前述，現在再說東漢的道教，在戰國的時候燕齊的方士早已盛行，他們都生在濱海之區，應當和航海者的傳說有關的。最初一步是要訪問神仙去求仙藥，以求長生

不死。然而秦始皇的大批求神仙，結果功用渺然了。因此方士便除去『求』之外還要『鍊』。他們鍊的藥主要的用的是朱沙，再輔以其他的藥，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便是一個主要的丹書。其次便是應用符籙，驅神劾鬼，這是和巫術有關的。又其次便是和陰陽之說聯繫，作成經典。在漢哀帝時候，夏賀良曾經獻元包太平經，漢哀帝曾經一度改元。到東漢時候，宮崇和于吉作太平清領書，後來張角的太平道，便是根據這『太平』二字之稱，這部書現在還存在到道藏的太平部中。在東漢的末年，張陵爲五斗米道，在蜀授徒，後來黃巾的領袖張角便從他們徒中衍出，他的孫子張魯後來也據有漢中，張魯的子孫世襲爲天師道。天師道在晉代的士大夫中，占有很大的勢力，而趙王倫，孫秀，盧循，以及琅邪王氏大都是天師道的信徒。

雖然，道教的發展，是始於東漢時代，但民間的正統信仰，却非道教所能包括，道教起源於神仙，陰陽，和巫術，並不能說是中國民族宗教的正宗。假如要講民族的宗教，那就至少可以追溯到周，並且殷代也和此不甚相遠。現在找着的大致痕跡，是將天神地祇人鬼三個系統整理好，而最終歸結於上帝。上帝雖然有人格，然而並不是死去的人。只有天神和地祇是間或將人鬼分配去。凡不在祀典的都叫做淫祀。在上帝領導下之天神地祇和人鬼，凡天地山川只能由天子和諸侯祭祀，士庶以下只能聯合來組織『社』，和祭自己的先人。（這些一

個一個單獨的社，後來在縣城的發展爲城隍廟，在鄉鎮和街市的發展爲土地堂，這才是真正的民族正宗祭祀。所可惜的上帝的祭祀爲天子所專有，社的功用雖然對於聯絡一個小地方的人確有其貢獻，但無法聯絡全國的人成爲有系統的宗教。不過民社的祭祀直到大唐開元禮仍然是承認的。總之，漢以來廣大的民衆信仰和廣大的民衆組織中，社是一個重要的寄託。從中國民族文化觀點看來，只有民國十七年內政部認爲壇，廟，社一類的『古神』俱在廢除之列，顯些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好在並未盡實行，大部份壇廟的紀念建築還保存下來。不然那就草擬的人，更對不住中國民族祖先的文化了。

漢代一般人的物質生活狀況，是大致可以知道的。至少在戰國的初期已經在黃河三角洲使用耕牛和鐵犁了。這種農業的發展影響到當時的經濟狀況。到了秦代已經通用一種官鑄的半兩錢，在漢初雖然一度允許人民私鑄，然而到武帝時候鑄了比半兩錢輕而手工精細的五銖錢成爲貨幣的典範。許多大的城市發展了。在城市之中中華歷國政拾陸年伍月拾捌日有許多自由的工業者，而各處的小產及工藝製造品便由商人販賣向其他的地方交換。在都市之中大約可以容納五百家至一千家的面積構成一亭，有一個亭長來維持治安，其一個城市之中劃出幾個商業區稱爲市，有市長或市嗇夫來管理。在鄉下有不少的田地是屬於地主的，自己經營的地主雇人來耕種叫做客

李蕭錕

2007

CALENDAR

二〇〇七
下年



國家圖書館



003165089



9

籍